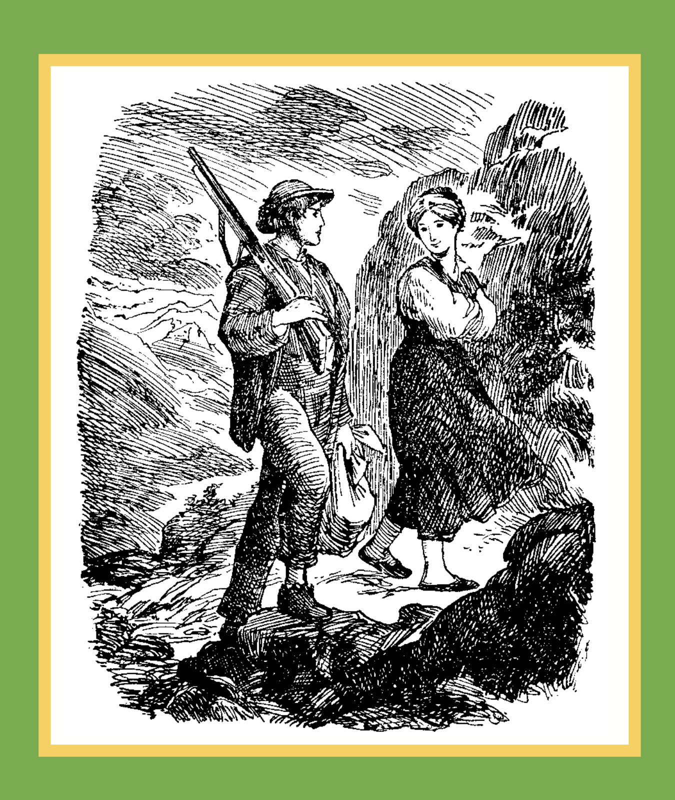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一

冰 姑 娘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一

冰　　姑　　娘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集的十篇作品，在形式上虽然是童话，但实际上是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散文和游记式的中篇小说。我们从这个集子里，也可以更进一步看到安徒生作品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人民思想感情。例如，他在《两兄弟》和《古教堂的钟》两篇里歌颂了出身寒微而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在《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这一篇里歌颂了“绅士”们所不能理解的、纯朴的庄稼人的爱情。

目　　次

演木偶戏的人

轮船上有一个年纪相当大的演木偶戏的人。他有一副愉快的面孔。如果他这个面孔的表情是代表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他就要算是人世间一个最幸福的人了。他说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是我听他亲口这样说的。他是我的同胞——一个丹麦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旅行剧团的导演。他的整个班子装在一个大匣子里，因为他是一个演木偶戏的人。他说他有一种天生的愉快心情，而且这种心情还被一个工艺学校的学生“洗涤”过一次。这次实验的结果使他成为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起初并没有马上就听懂其中的道理，不过他把整个的经过都解释给我听。下面是全部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斯拉格尔斯，”他说。“我正在一个邮局的院子里演木偶戏。观众非常拥挤——除了两个老太婆以外，全是小孩子。这时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一身黑衣服，走了进来。他坐下来，在适当的时候发笑，在适当的时候鼓

掌。他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看客！我倒很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我听说他是工艺学校的一个学生。这次特别被派到乡下来教育老百姓的。

“我的演出在八点钟就结束了，因为孩子们须得早点上床去睡觉——我不能不考虑观众的习惯。在九点钟的时候，这个学生开始演讲和实验。这时我也成为他的听众之一。又听又看，这真是一桩痛苦的事情。象俗话所说的，大部分的东西在我的头上滑过而钻进牧师的脑袋里去了。不过我还是不免起了一点感想：如果我们凡人能够想出这么多东西，我们一定是打算活得很久——比我们在人世间的这点生命总归要久一点。他所实验的这些东西可算是一些小小的奇迹，都做得恰到好处，非常自然。象这样的一个工艺学校学生，在摩西和预言家的时代，一定可以成为国家的一个圣人①；但是假如在中世纪，他无疑地会被烧死②。

---

① 摩西和预言家都是基督教圣经旧约里的人物，生活在大约纪元前一千二百年间。在这时代希伯莱人因为迁居不定，须得经常想出许多办法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因此有新思想的人都受到尊崇。

②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统治之下，凡是有新奇思想的人都被视为异端，当做魔鬼的烧死。

“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第二天晚上,当我做第二次演出的时候,这位学生又来了;这时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好。我曾经从一个演戏的人听到一个故事:据说当他演一个情人的角色的时候,他头脑中总是想看观众中的一个女客。他只是为她而表演;其余的人他都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这位工艺学校的学生就是我的‘她’,我的唯一看客,我真是为‘她’而演戏。等这场戏演完了、所有的木偶都出来谢了幕以后,这位工艺学校的学生就请我到他的房里去喝一杯酒。他谈起我的戏,我谈起他的科学。我相信我们两方面都感到非常满意。不过我还得有些保留,因为他虽然实验了许多东西,但是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比如说吧,有一片铁一溜出螺旋形的器具就有了磁性。这是什么道理呢?铁忽然获得了一种精气,但这种精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想这和现实世界里的人差不多:上帝让人在时间的螺旋器具里乱撞,于是精气附在人身上,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拿破仑,一个路德,或者类似的人物。

“‘整个的世界是一系列的奇迹,’学生说,‘不过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只是把它们叫做日常事件。’

“于是他侃侃而谈，作了许多解释，直到后来我忽然觉得好象我的头盖骨一下子被揭开了。老实说，要不是现在我已经老了，我马上就要到工艺学校去学习学习研究这个世界的办法，虽然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

“‘一个最幸福的人！’他说；他似乎对我的这句话颇感兴味。‘你是幸福的吗？’

“‘是，’我说，‘我和我的班子无论到什么城市里去，都受到欢迎。当然，我也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常常象一个妖精——一个恶梦——似的来到我心里，把我的好心境打乱。这个希望是：我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戏班子的老板，一个真正男演员和女演员的导演。’

“‘你希望你的木偶都有生命；你希望它们都变成活生生的演员，’他说。‘你真的相信，你一旦成了他们的导演，你就会变得绝对幸福吗？’

“他不相信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却相信。我们把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畅谈了一通，谈来谈去总得不到一致的意见。虽然如此，我们仍然碰了杯——酒真是好极了。酒里一定有某种魔力，否则我就应该醉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我的脑筋非常清楚。房间里好象有太阳光——而这太阳光是从这

位工艺学校学生的脸上射出来的。这使我想起了古时候的一些神仙,他们永远年轻,周游世界。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他微笑了一下。我可以发誓, 他一定是一个古代的神仙下凡,或者神仙一类的人物。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最高的希望将会得到满足,木偶们将会获得生命,我将成为真正演员的导演。

“我们为这事而干杯。他把我的木偶都装进一个木匣子,把这匣子绑在我的背上,然后让我钻进一个螺旋形的器



具里去。我现在还可以听得见,我是怎样滚出来、躺在地板上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全班的戏子从匣子里跳出来。

我们身上全有精气附体了。所有的木偶现在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而我自己则成了导演。现在一切都齐备，可以登台表演了。整个的班子都想和我谈谈。观众也是一样。

“女舞蹈家说，如果她不用一只腿立着表演，整个的剧院就会关门；她是整个班子的女主角，同时也希望大家用这个标准来对待她。表演皇后这个角色的女演员希望在下了舞台以后大家仍然把她当做皇后看待，否则她的艺术就要生疏了。那位专门充当送信人的演员，也好象一个初次恋爱的人一样，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因为他说，从艺术的



完整性讲，小人物跟大人物是同样重要。男主角要求只演退场的那些场面，因为这些场面会叫观众鼓掌。女主角只愿意在红色灯光下表演，因为只有这种灯光才对她合适——她不愿意在蓝色的灯光下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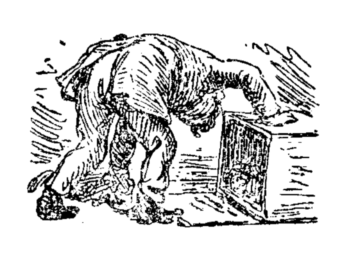
“他们简直象关在瓶子里的一堆苍蝇，而我却不得不跟他们一起挤在这个瓶子里，因为我是他们的导演。我的呼吸停止了，我的头脑昏了，世上再没有什么人象我这样可怜。我现在是生活在一群新的人种中间。我希望能把他们



再装进匣子里，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当过他们的导演。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过是木偶而已。于是他们就把我打得要死。

“我躺在我自己房间里的床上。我是怎样离开那个工艺学校学生的，大概他知道；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月光照在地板上；木匣子躺在照着的地方，已经翻转来了；大大小小的木偶躺在它的附近，滚做一团。但是我再也不能耽误时间了。我马上从床上跳下来，把它们统统捞进去，有的头朝下，有的用腿子站着。我赶快把盖子盖上，在匣子上坐下来。这副样儿是值得画下来的。你能想象出这副样儿吗？我是能的。

“‘现在要请你们待在里面了，’我说，‘我再也不能让你们变得有血有肉了！’



“我感到全身轻松了一截，心情又好起来。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这个工艺学校学生算是把我的头脑洗涤一番了。我幸福地坐着，当场就在匣子上睡去了。第二天早晨——事实上是中午，因为这天早晨我意外地睡得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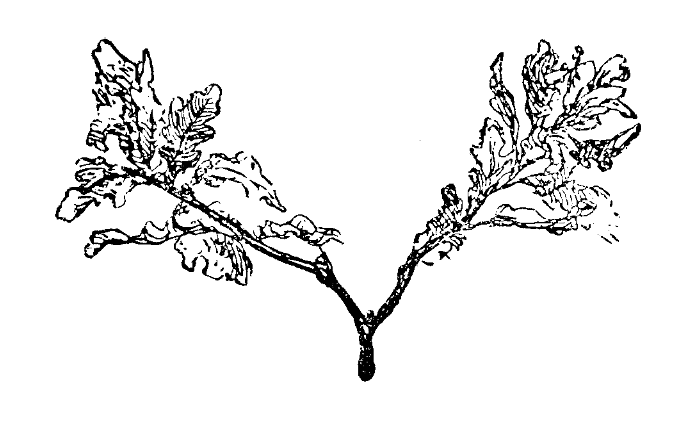
——我仍然坐在匣子上，非常快乐，同时也体会到我以前的那种希望真是太傻。我去打听那个工艺学校的学生，但是他已经象希腊和罗马的神仙一样不见了。从那时起，我一直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我是一个幸福的导演，我的演员也不再发牢骚了，我的观众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尽情地欣赏我的演出。我可以随便安排我的节目。我可以随便把剧本中的最好的部分选出来演，谁也不会因此对我生气。那些三十年前许多人抢着要看、而且看得流出眼泪的剧本，我现在都演出来了，虽然现在的一些大戏院都瞧不起它们。我把它们演给小孩子

们看，小孩子们流起眼泪来，跟爸爸和妈妈没有什么两样。我演出约翰妮 · 蒙特法康和杜威克，不过这都是节本，因为小孩子不愿意看拖得太长的恋爱故事。他们喜欢简短和感伤的东西。

“我在丹麦各地都旅行过。我认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认识我。现在我要到瑞典去了。如果我在那里的运气好、能够赚很多的钱，我就做一个真正的北欧人——否则我就不做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所以我才把这话告诉你。”

而我呢，作为他的同胞，自然要把这话马上传达出来——完全没有其他的意思。



两　兄　弟

丹麦有一个岛；岛上的麦田里露出古代法庭的遗迹，山毛榉林中冒出高大的树。在这些东西中间有一个小市镇；镇上的房子都很矮，屋顶上盖的全是红瓦。在这样的一座屋子里有一个敞口灶；在灶里白热的炭火上熬着一些稀奇的东西。有的东西在玻璃杯里煮，有的东西在混合，有的东西在蒸发，有的草药在擂钵里被捣碎。一个老人在做这些事情。

“一个人只能做正确的事情，”他说。“是的，只能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应该认识一切造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坚持真理。”

那个贤德的主妇这时和她的两个男孩子正坐在房间里。这两个孩子的年纪虽小,但是思想已经很象成年人。妈妈常常和他们谈起真理和正义,同时也教育他们坚持真理,因为真理就是上帝在这世界上的一面镜子。

较大的孩子看起来是很聪明伶俐的。他最大的兴趣是阅读关于大自然的威力、关于太阳和星星这类的事情——什么童话也没有比这更使他感到兴趣。啊,如果他能出去作探险的旅行、或发明一种办法来模仿鸟儿的翅膀在空中飞行,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是的,发明这些东西是正当的事情!爸爸说得对,妈妈也说得对:真理使世界前进。

弟弟是比较安静些,整天跟书本在一起。当他读到雅各穿上羊皮伪装成为以扫、以便骗取他哥哥的继承权的时候①,他的小手就捏成一个拳头,表示出他对于欺骗者的愤怒。当他读到关于暴君、世上的罪恶和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冒出眼泪。他的心中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思想:正义和真理最后一定会胜利的。有一天晚上,他已经上床

① 雅各和以扫是兄弟。以扫是长子,有继承权;当他们的父亲要死的时候,雅各穿上羊皮(因为以扫身上多毛),伪装成为以扫;父亲的眼睛看不见,摸了他一下,以为他真是以扫,就给予他长子应得的权利。事见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七章。

去睡了，不过窗帘还没有拉拢；一道亮光射到他身上来：他在抱着书睡觉，因为他想把索龙①的故事读完。

他的思想领着他作奇异的航行；他的床简直就象一个鼓满了风的船。他在做梦吗，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在时间的大洋中航行。他听到索龙的声音。他听见有人以一种奇怪、但是易懂的方言，念出这样一个丹麦的谚语："国家是应该以法治理的！"

人类的智慧之神现在就在这个贫寒的屋子里面。他向床上弯下腰，在这个孩子的额上亲吻了一下："愿你坚强地保持你的荣誉！愿你坚强地参加生活的斗争！愿你拥抱着真理，向真理的国度飞去！"

哥哥还没有上床。他站在窗旁，望着草原上升起的白雾。这并非象老保姆所说的那样，是小鬼在跳舞。他现在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水蒸气：因为它比空气还要温暖，所以它能上升。一颗流星把天空照亮起来，于是这孩子的思想就马上从地上的雾气飞到闪烁的流星上去。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好象在向地上放下许多金丝。

---

① 索龙（Solon）是古希腊一个有名的立法者，为当时"七大智者"之一。

“跟我一起飞吧！”这孩子的心里发出这样的一个歌声。人类伟大的智慧带着他向太空飞去——飞得比雀子、比箭、比地上所有能飞的东西还要快。星星射出的光线，把太空中的球体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地球在稀薄的空气中旋转；它上面所有的城市似乎都连接在一起。有一个声音在这些天体之间响着：

“当伟大的精神智慧把你带到太空中去的时候，什么是远，什么是近呢？”

这个孩子又站在窗子旁边朝外望，弟弟睡在床上，妈妈喊着他们的名字：安得尔斯和汉斯·克利斯仙。

丹麦知道他们；全世界也知道他们——他们是奥尔斯得兄弟①。





⑤　安得尔斯·奥尔斯得（Anders Sandö Örsted，1778－1860）是丹麦的哲学家、名律师和政治家，一八五三年曾任丹麦的首相。汉斯·克利斯仙·奥尔斯得（Hans Christian Örsted，1777－1851）是丹麦的名哲学家、发明家和作家。他发明电磁力。

古 教 堂 的 钟

——为席勒纪念册而作

在德国瓦尔登堡地方，槐树在大路旁边开满了美丽的花朵，苹果树和梨树在秋天被成熟的果实压弯了枝条。这儿有一个小城市：玛尔巴赫。它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城市之一，但它是在涅加尔河边，处在一个美丽的位置上。这条河匆忙地流过许多村庄、古老的骑士城堡和青翠的葡萄园，为的是要把它的水倾泻到莱茵河里去。

这正是岁暮的时候，葡萄的叶子已经红了，天上在下着阵雨，寒风在吹。对于穷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时节。日子一天比一天变得阴暗，而那些老式的房子内部更显得阴暗。街上就有这样的一幢房子；它的山形墙面向前街，它的窗子很矮，它的外表很寒酸。它里面住的一家人的确也很贫寒，但是非常正直和勤俭；在他们心的深处，他们怀着对于上帝的敬爱。

上帝很快就要送一个孩子给他们。时刻已经要到了。母亲躺在床上，感到阵痛和难过。这时她听到教堂塔上飘来的钟声——洪亮和快乐的钟声。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钟声充满了这个祈祷着的女人的虔诚的心。她内心的思想飞向上帝。正在这时候，她生了一个男孩；她感到无限的快乐。教堂塔上的钟声似乎在把她的欢乐向全市，向全国播



送。两颗明亮的眼睛在向她凝望，这个小家伙的头发发着亮光，好象是镀了金似的。在十一月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这个孩子就在钟声中被送到世界上来了。妈妈和爸爸吻了他，同时在他们的圣经上写道："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上帝送给我们一个男孩。"后来他加了一句，说孩子在受洗礼时起名为约翰·克里斯朵夫·佛里得利西。

这个小家伙，寒酸的玛尔巴赫城里的一个穷孩子，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

的确，在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甚至那个老教堂的钟也不知道，虽然它悬得那样高，最先为他唱着歌——后来他自己也唱出一支非常美丽的歌：钟①。

这个小家伙在生长，这个世界也为他在生长。他的父母搬到另一个城里去了，但是他们在小小的玛尔巴赫还留下一些亲爱的朋友。因此有一天妈妈就带着儿子回去作一次拜访。孩子还只不过六周岁，但是他已经知道了圣经里的许多章节和虔诚的赞美诗。他常常在晚间坐在小凳上听爸爸念格勒尔特的寓言和关于救世主的诗②当他们听到这个人为了救我们而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流出眼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就哭起来。

在他们第一次拜访玛尔巴赫的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很大的改变。的确，他们离开它还没有多久。房子仍然跟以前一样,有尖尖的山形墙,倾斜的墙和低矮的窗子；但是教堂的墓地里却有了新的坟墓，而且那个老钟也躺在这儿墙边的草里。这钟是从塔上落下来的。它已经跌出一个裂口,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一个新钟来代替它。

妈妈和儿子一起走到教堂里去。他们站在这个老钟面前。妈妈告诉孩子，许多世纪以来这个钟该是做了多少事情：它在人们受洗、结婚和入葬的时候,奏出音乐；它为庆祝、欢乐和火警发出声音；事实上,这个钟歌唱着人的整个一生。妈妈讲的话，这孩子永远没有忘记。这些话在他的心里盘旋着，直到后来他成人以后不得不把它唱出来。妈妈还告诉他，这钟怎样在她苦痛不安的时候发出安慰和快乐的声音，怎样在她生小孩子的时候奏出音乐和歌。孩子怀着虔诚的心情望着这个伟大的、古老的钟。他弯下腰来

---

① 指席勒的叙事诗《钟之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

② 格勒尔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是德国诗人和剧作家，但他以寓言和诗歌最驰名。

吻它，虽然它躺在乱草和荨麻之间，裂了口，满身是锈。

孩子在贫困中长大了；这个钟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是又瘦又高，长了一头红发，满脸雀斑。是的，这就是他的外貌，但是他有两颗明亮的、象深水一样的眼睛。他的发展怎样呢？他的发展很好，好得叫人羡慕！他进了军官学校，而且受到优待，进了世家子弟所进的那一科。这是一种光荣和幸运。他穿起皮靴和硬领，戴着扑了粉的假发。他在学习知识——“开步走！”“立定！”和“向前看！”这个范畴里的知识。这大概不会是白学的。

那个被人忘记了的老教堂的钟总有一天会走进熔炉。它会变成什么呢？这是很难说的。但是那个年轻人心里的钟会变成什么呢？这也同样是很难说的。他心里有一个声音洪亮的金属品——它总有一天要向世界唱出歌来。学校的空间越窄狭，“开步走！立定！向前走！”的声音越紧张，这个年轻人心里的歌声就越强壮。他在同学中间把这个歌声唱出来，而这歌声越过了国境。但他在这儿受教育、领制服和食宿并不就是为了唱歌呀。他是一座大钟里的一个固定的螺丝钉——我们都是一架机器的零件。我们对于自己了解得多么少啊！别的人——即使是最好的人——怎么会

了解我们呢？但是宝石只有在压力下才能形成。这里现在有的是压力。世界在时间的过程中会不会认识这颗宝石呢？

有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在这国家的首都举行。无数的灯光亮起来了，焰火照耀着天空。人们现在还记得起那次辉煌的景象，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带着眼泪和苦痛的心情想要逃到外国去。他不得不离开祖国、母亲和所有亲爱的人，否则他就得在一个平凡的生活旋涡中淹没掉。

那个老钟仍然是完好如故。它藏在玛尔巴赫的教堂墙边，完全被人忘记了！风在它身上吹过去，可能告诉它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因为这钟在他出生的时候曾经唱过歌。风可能告诉它自己怎样寒冷地在他身上吹过去，他怎样因为疲劳过度而在邻近的森林里倒下来，他怎样拥抱着他的宝物——他对未来的希望：已经完成的那几页菲爱斯柯①。风可能说出：当他在读这部悲剧的时候，他的支持者——全是些艺术家——都偷偷溜走而去玩九柱戏②。风可能说出：

---

① 菲爱斯柯（Fiesko）是席勒所写的一个剧本。

② 九柱戏（Keglespillet）是德国的一种游戏：九根一尺来长的柱子竖在地上，围成一个小圈，然后把一个圆球滚过去，看是否能把这些柱子打倒。

这个面色苍白的逃亡者整星期、整月地住在一个寒酸的客栈里,老板不是吵闹就是喝酒;当他正在唱着理想之歌的时候,人们却在周围粗暴地作乐。这是艰难的日子,阴暗的日子！心儿得为它所要唱出的东西先受一番苦和考验。

那个古老的钟也经历过阴暗的日子和寒冷的夜，但是它感觉不到,人类胸怀中的钟可是能感觉得到困苦的时刻。这个年轻人的情形怎样呢？是的,这个钟飞得很远,比它在高塔上发出的声音所能达到的地方还远。至于这个年轻人,他心里的钟声所达到的地方，比他的腿步所能走到和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还要远。它在大洋上，在整个的地球上响着。

现在让我们先听听这个教堂的钟吧。它从玛尔巴赫被运走了。它被当作旧铜卖了。它得走进巴恩州的熔炉里去。它究竟是怎样到那里去的呢？什么时候去的呢？唔，这只好让钟自己来讲——如果它能讲的话。这当然不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是很肯定的：它来到了巴恩的首府。自从它从钟楼上跌下来的时候起，有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它现在得被熔化，作为一座新铸的纪念碑的材料的一部分——德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雕像。现在请听这事情

是怎样发生的吧！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奇异和美丽的事情！

在丹麦一个布满了山毛榉树和坟墓的绿岛上住着一个穷苦的孩子。他拖着一双木鞋，常常用一块旧布包着饭食送给他的父亲吃。父亲在码头上专门为船只雕刻“破浪神”。这个穷苦的孩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财宝：他从大理石刻出的美丽东西，使全世界的人看到都非常惊异。现在他接受了一件光荣的工作:用泥土雕塑出一个庄严美丽的人像,然后再从这个人像铸出一个铜像。这个人像的名字就是他的父亲曾经在圣经上写过的:约翰 · 克里斯朵夫 · 佛里得利西。

火热的古铜流进模子里去。是的，谁也没有想起那个古教堂的钟的故乡和它的逝去了的声音。这钟流进模子里去,形成一个人像的头和胸部。这尊像现在已经揭幕了。它现在已经立在斯杜特加尔特的古宫面前。它所代表的那个人,活着的时候,曾经在这块地方走来走去；他感到外界的压迫，他的内心在做尖锐的斗争。他——玛尔巴赫出生的一个孩子，军事学校的一个学生,逃亡者,德国不朽的伟大诗人——他歌唱瑞士的解放者和法国的一位得到上天感召的姑娘①。

这是一个美丽的晴天。在这个庄严的斯杜特加尔特城

里，旗帜在屋顶上和尖塔上飘扬。教堂所有的钟都发出节日和欢乐的声音。只有一个钟是沉默的。但是它在明朗的太阳光中射出光辉，它从一尊高贵的人像的面上和胸前射出光辉。自从玛尔巴赫塔上的钟为一个受难的母亲发出快乐和安慰的钟声那天起。一整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一天，这个母亲在穷困中和简陋的房子中生出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后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他的精神财富给世界带来幸福。他——一个善良的女人所生的诗人，一个伟大、光荣的歌手：约翰·克里斯朵夫·佛里得利西·席勒。

① 指席勒的两个名剧本威廉·退尔（Vilhelm Tell）和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

严霜，满天星斗，万籁无声。

砰！有人把一个旧罐子扔到门上。啪！啪！这是欢迎新年到来的枪声。这是除夕。钟正敲了十二下。

得——达——拉——拉！邮车到来了。这辆大邮车在城门口停了下来。它里面坐着十二个人，再也没有空地方了，所有的位子都占了。

“恭喜！恭喜！”屋子里的人说，因为大家正在祝贺新年。这时大家刚刚举起满杯的酒，打算为庆祝新年而干杯。

“祝你新年幸福和健康！”大家说。“祝你娶一个漂亮太太，赚很多的钱，什么麻烦事儿也没有！”

是的，这就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互相碰着杯子。城门外停着邮车，里面坐着陌生的客人——十二位旅客。

这些人是谁呢？他们都带有护照和行李。的确，他们还带来送给你、送给我和送给镇上所有的人的礼物。这些陌生的客人是谁呢？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早安！”他们对城门口的哨兵说。

“早安！”哨兵回答说，因为钟已经敲了十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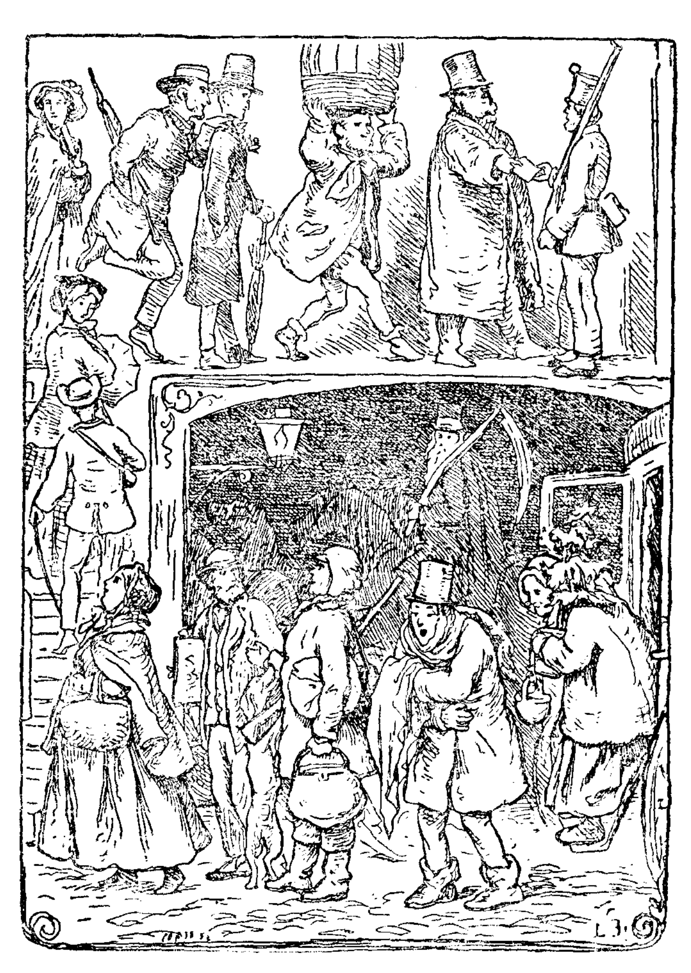
“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什么职业？”哨兵问第一个下车的人。

“请看护照上的字吧！”这人说。“我就是我！”他穿着熊皮大衣和皮靴子，样子倒很象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明天来看我吧，我将送给你一个真正的新年。我把银毫子和银元扔给大家，我赠送礼物，我甚至还开舞会——整整三十一个舞会。比这再多的夜晚我可腾不出来了。我的船已经被冰冻住了，不过我的办公室里还是很温暖的。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的名字叫‘一月’。我身边只携带着单据。”

接着第二个人下车了。他是一位快乐朋友，一个剧团的老板，化装跳舞会以及你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娱乐的主持人。他的行李是一个大桶。

“在狂欢节的时候，我可以从里面变出比猫儿还要好的东西来①，”他说。“我叫别人愉快，也叫自己愉快。在我的

① 丹麦古时有一种游戏，即把一只猫儿关在一个桶里，然后用绳子把桶悬在树上。大家敲着桶，待桶敲破时猫儿就变出来了。



一家人中我的寿命最短。我只有二十八天！有时人们给我多加一天，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乌啦！”

“请你不要大声喊，”哨兵说。

“我当然可以喊，”这人说。“我是狂欢节的王子，在‘二月’这个名义下到各地去旅行的。”

现在第三个人下车了。他简直是一个斋神①的缩影。他趾高气扬，因为他跟“四十位骑士”有亲戚关系，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气的预言家。不过这并不是一个肥差事，因此他非常赞成吃斋。他的扣子洞上插着一束紫罗兰，但是花朵儿都很小。

“‘三月’，走呀②！”第四个人在后面喊着，把他推了一下。“走呀！走呀！走到哨房里去呀。那里有混合酒吃！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不过这不是事实，他只是愚弄他一下罢了③，因为这第四位旅客就是以愚弄人开始他的活动的。他的样子倒是蛮

---

① 斋戒是基督教中的一种仪式，经常在复活节，也就是在三月间举行。斋戒时期一共是四十天。这四十天在丹麦的传说中名为“四十位骑士日”。

②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Marts（三月）和 Marsch（开步走！）这个字的读音差不多，但意义完全不同。

③ 因为四月一日是“愚人节”。

高兴的，不大做事情，老是放假。

“我随人的心情而变化，”他说，“今天下雨，明天出太阳。我替人干搬出搬进的工作。我是搬家代理人，也是一个做殡仪馆生意的人。我能哭，也能笑。我的箱子里装着许多夏天的衣服，不过现在把它们穿起也未免太傻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打扮的时候，就穿起丝袜子，戴上皮手筒。”

这时有一位小姐从车里走出来。

“我叫‘五月小姐’！”她说。

她穿着一身夏季衣服和一双套鞋。她的长袍是淡绿色的，头上戴着秋牡丹，身上发出麝香草的香气，弄得哨兵也不得不嗅一下。

“愿上帝祝福你！”她说——这就是她的敬礼。

她真是漂亮！她是一个歌唱家，但不是舞台上、而是山林里的歌唱家。她也不是市场上的歌唱家。不，她只在清新的绿树林里为自己的高兴而歌唱。她的皮包里装着克里斯仙 · 温得尔的“木刻”① ——这简直象山毛榉树林；此外

① “木刻”（Traesnit）是丹麦十九世纪一个抒情诗人克里斯仙 · 温得尔（Christian Winther，1796－1876）的一部诗集的名称。

还装得有“李加尔特的小诗”① ——这简直象麝香草。

“现在来了一位太太——一位年轻的太太！”坐在车里的人说。于是一位太太便走出来了；她是年轻而纤细、骄矜而美丽的。

人们一看就知道，她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那“七个睡觉的人”② 的。她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来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好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许多不同的菜吃掉。她自己有一辆“包车”，但是她仍然跟大家一起坐在邮车里，因为她想借此表示她并非骄傲得瞧不起人。她可不是单独地在旅行，因为她的弟弟“七月”跟她在一道。

他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夏天的衣服，戴着一顶巴拿马帽。他的行李带得不多，因为行李这东西在炎热的天气里是一种累赘。他只带着游泳帽和游泳裤——这不能算很多。

---

① 李加尔特（Christian Ernst Richardt，1831－1892）是另一位丹麦十九世纪的诗人。

② 根据一个民间传说，在纪元 251 年六月二十七日七个基督徒被异教徒所追逐，他们逃到一个石洞里去，在那里面睡到纪元 446 年才醒。所以六月二十七日就成为“七个睡觉人”的纪念日。

现在妈妈“八月太太”来了。她是一个水果批发商，拥有许多蓄鱼池，兼当地主。她穿着一条鼓鼓的裙子①。她很肥胖，但是活泼；她什么事都干，她甚至还亲手送啤酒给田里的工人喝。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②”她说，“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事做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在绿树林中跳舞和举行一次庆祝丰收的宴会！”

她是一个妈妈。

现在有一个男子走出来了。他是一个画师——一个色彩专家，树林是知道这情况的。叶子全都要改变颜色，而且只要他愿意，可以改变得非常美丽。树林很快就染上了红色、黄色和棕色。这位画家吹起口哨来很象一只黑色的燕八哥。他工作的速度非常快。他把紫绿色的啤酒花③的蔓藤缠在啤酒杯上，使它显得非常好看——的确，他有审美的眼光。他现在拿着的颜料罐就是他的全部行李。

---

① 原文 Store crinoline，这是十九世纪初欧洲流行的一种裙子；它里面衬有一个箍，使裙子向四周撒开。

② 这句话是引自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

③ 啤酒花是一种豆科植物，为制造啤酒的原料。

他后面接着来的是一个“拥有田产的人”。这人只是关心粮食的收获和土地的耕作；他对于野外打猎也感到一点兴趣。他有猎狗和猎枪，他的猎袋里还有许多硬壳果。咕碌——咕碌！他带的东西真多——他甚至还有一架英国犁。他谈着种田的事情，但是人们听不清他的话，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在咳嗽和喘气——“十一月”已经来了。

这人得了伤风病——伤风得厉害，因此手帕不够用，他只好用一张床单。虽然如此，他说他还得陪着女佣人做冬天的活计。他说，他一出去砍柴，他的伤风就会好了。他也喜欢干这桩事，因为他是木柴公会的第一把锯手。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来雕冰鞋的木底，因为他知道，几个星期以后大家需要这种有趣的鞋子。

现在最后的一个客人来了。她是“火钵妈妈”。她很冷，她的眼睛射出的光辉象两颗明亮的星星。她拿着栽有一株小枞树的花盆。

“我要保护和疼爱这棵树，好使它能在圣诞节的时候长大，能够从地上伸到天花板，点着明亮的蜡烛，挂着金黄苹果和剪纸。火钵象炉子似地发出暖气，我从衣袋里拿出一本童话，高声朗诵，好叫房间里的孩子们都安静下来。不过

树上的玩偶都变得非常活跃。树顶上的一个蜡制的小安琪儿，拍着他的金翅膀,从绿枝上飞下来,把房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吻了一下，甚至把外面的穷孩子也吻了。这些穷孩子正在唱着关于“伯利恒的星”的圣诞颂歌。

“现在车子可以开了,”哨兵说。“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这十二位旅客。让别一辆马车开出来吧。”

“先让这十二位进去吧,”值班的大尉说。“一次进去一位！护照留给我。每一本护照的有效期间是一个月。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将在每一本护照上把他们的行为记下来。请吧,‘一月’先生，请你进去。”

于是他走进去了。

等到一年以后，我将告诉你这十二位先生带了些什么东西给你，给我,给大家。我现在还不知道,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



甲　　虫

皇帝的马儿钉得有金马掌①;每只脚上有一个金马掌。为什么他有金马掌呢?

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动物，有细长的腿子,聪明的眼睛;他的鬃毛悬在颈上，象一片丝织的面纱。他背过他的主人在枪林弹雨中驰骋，听到过子弹飒飒地呼啸。当敌人逼近的时候,他踢过和咬过周围的人,与他们作过战。他背过他的主人在敌人倒下的马身上跳过去,救过赤金制的皇冠,救过皇帝的生命——比赤金还要贵重的生命。因此皇帝的马儿钉得有金马掌，每只脚上有一个金马掌。

甲虫这时就爬过来了。

“大的先来,然后小的也来,”他说,“问题不是在于身体的大小。”他这样说的时候就伸出他的瘦小的腿来。

“你要什么呢?”铁匠问。

① 原文是 Guldskoe，直译即“金鞋”的意思。这儿因为牵涉到马,所以一律译为马掌。



“要金马掌，”甲虫回答说。

“乖乖！你的脑筋一定是有问题，”铁匠说。“你也想要有金马掌吗？”

“我要金马掌！”甲虫说。“难道我跟那个大家伙有什么两样不成？他被人伺候，被人梳刷，被人看护，有吃的，也有

喝的。难道我不是皇家马厩里的一员么？”

“但是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铁匠问，“难道你还不懂得吗？”

“懂得？我懂得这话对我是一种侮辱，”甲虫说。“这简直是瞧不起人。——好吧，我现在要走了，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

“请便！”铁匠说。

“你简直是一个无礼的家伙！”甲虫说。

于是他走出去了。他飞了一小段路程，不久他就到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里，这儿玫瑰花和薰衣草开得喷香。

“你看这儿的花开得美丽不美丽？”一只在附近飞来飞去的小瓢虫问。他那红色的、象盾牌一样硬的红翅膀上亮着许多黑点子。“这儿是多么香啊！这儿是多么美啊！”



“我是看惯了比这还好的东西的，”甲

虫说。“你认为这就是美吗？咳，这儿连一个粪堆都没有。”

于是他更向前走，走到一棵大紫罗兰花荫里去。这儿有一只毛虫正在爬行。

“这世界是多么美丽啊！”毛虫说：“太阳是多么温暖，一切东西是那么快乐！我睡了一觉——他就是大家所谓‘死’了一次——以后，我醒转来就变成了一只蝴蝶。”

“你真自高自大！”甲虫说。“乖乖，你原来是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我是从皇帝的马厩里出来的呢。在那儿，没有任何人，连皇帝那匹心爱的、穿着我不要的金马掌的马儿，也没有这么一个想法。长了一双翅膀能够飞几下！咳，我们来飞吧。”

于是甲虫就飞走了。“我真不愿意生些闲气，可是我却生了闲气了。”

不一会儿，他落到一大块草地上来了。他在这里躺了一会儿，接着就睡去了。

我的天，多么大的一阵急雨啊！雨声把甲虫吵醒了。他倒很想马上就钻进土里去的，但是没有办法。他栽了好几个跟头，一会儿用他的肚皮、一会儿用他的背拍着水，至于说到起飞，那简直是不可能了。无疑地，他再也不能从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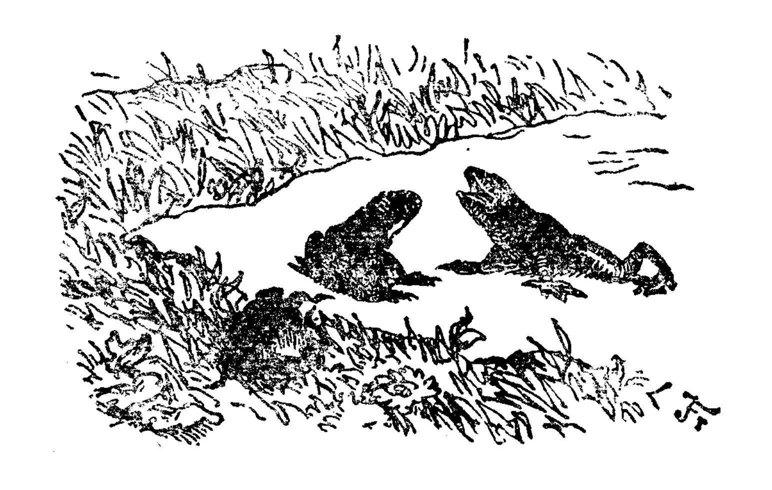
方逃出他的性命。他只好在原来的地方躺下，不声不响地躺下。

天气略微有点好转。甲虫把他眼里的水挤出来。他迷糊地看到了一件白色的东西。这是晾在那儿的一床被单。他费了一番气力爬过去，然后钻进这潮湿单子的折纹里。当然，比起那马厩里的温暖土堆来，躺在这地方是并不太舒服的。可是更好的地方也不容易找到，因此他也只好在那儿躺了一整天和一整夜。雨一直是在不停地下着。到天亮的时分，甲虫才爬了出来。他对这天气颇有一点脾气。

被单上坐着两只青蛙。他们明亮的眼睛射出极端愉快的光芒。

“天气真是好极了！”他们之中一位说。“多么使人精神爽快啊！被单把水兜住，真是再好也没有！我的后腿有些发痒，象是要去尝一下游泳的味儿。”

“我倒很想知道，”第二位说，“那些飞向遥远的外国去的燕子，在他们无数次的航程中，是不是会碰到比这更好的天气。这样的暴风！这样的雨水！这叫人觉得象是呆在一条潮湿的沟里一样。凡是不能欣赏这点的人，也真算得是不爱国的人了。”



“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到皇帝的马厩里去过吧？”甲虫问。“那儿的潮湿是既温暖而又新鲜。那正是我所住惯了的环境；那正是合我胃口的气候。不过我在旅途中没有办法把它带来。难道在这个花园里找不到一个垃圾堆，使我这样有身份的人能够暂住进去，舒服一下子么？”

不过这两只青蛙不懂得他的意思，或者还是不愿意懂得他的意思。

“我从来不问第二次的！”甲虫说，但是他已经把这问题问了三次了，而且都没有得到回答。

于是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他碰到了一块花盆的碎片。

这东西的确不应该躺在这地方；但是他既然躺在这儿，他也就成了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窝棚了。在他下面，住着好几家蠼螋。他们不需要广大的空间，但却需要许多朋友。他们的女性是特别富于母爱的，因此每个母亲就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世上最美丽、最聪明的人。

“我的儿子已经订婚了，”一位母亲说。“我天真可爱的宝贝！他最伟大的希望是想有一天能够爬到牧师的耳朵里去。他真是可爱和天真。现在他既订了婚，大概可以稳定下来了。对一个母亲说来，这真算是一件喜事！”

“我们的儿子刚一爬出卵子就马上顽皮起来了，”另外一位母亲说。“他真是生气勃勃。他简直可以把他的角都跑掉了！对于一个母亲说来，这是一件多大的愉快啊！你说对不对，甲虫先生？”她们根据这位陌生客人的形状，已经认出他是谁了。

“你们两个人都是对的，”甲虫说。这样他就被请进她们的屋子里去——也就是说，他在这花盆的碎片下面能钻进多少就钻进多少。

“现在也请你瞧瞧我的小蠼螋吧，”第三位和第四位母亲齐声说，“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小东西，而且也非常有趣。

他们从来不捣蛋，除非他们感到肚皮不舒服。不过在他们这样的年纪，这是常有的事。”

这样，每个母亲都谈到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在谈论着，同时用他们尾巴上的小钳子来夹甲虫的胡须。

“他们老是闲不住的，这些小流氓！”母亲们说。她们的脸上射出母爱之光。可是甲虫对于这些事儿感到非常无聊；因此他就问起最近的垃圾堆离此有多远。

“在世界很辽远的地方——在沟的另一边，”一只蠼螋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没有谁跑得那么远，因为那样就会把我急死了。”

“但是我倒想走那么远哩，”甲虫说。于是他没有正式告别就走了；这是一种很漂亮的行为。

他在沟旁碰见好几个族人——都是甲虫之流。

“我们就住在这儿，”他们说。“我们在这儿住得很舒服。请准许我们邀您光临这块肥沃的土地好吗？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是很疲倦了。”

“一点也不错，”甲虫回答说。“我在雨中的湿被单里躺了一阵子。清洁这种东西特别使我吃不消。我翅膀的骨节里还得了风湿病，因为我在一块花盆碎片下的阴风中站过。

回到自己的族人中来，真是轻松愉快。”

“可能你是从一个垃圾堆上来的吧？”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一位说。

“比那还高一点，”甲虫说。“我是从皇帝的马厩里来的。我在那儿一生下来，脚上就有金马掌。我是负有一个秘密使命来旅行的。请你们不要问什么问题，因为我不会回答的。”

于是甲虫就走到这堆肥沃的泥巴上来。这儿坐着三位年轻的甲虫姑娘。她们在格格地憨笑，因为她们不知道讲什么好。

“她们谁也不曾订过婚，”她们的母亲说。

这几位甲虫又格格地憨笑起来，这次是因为她们感到难为情。

“我在皇家的马厩里，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还漂亮的美人儿，”这位旅行的甲虫说。

“请不要惯坏了我的女孩子；也请您不要跟她们谈话，除非您的意图是严肃的。——不过，您的意图当然是严肃的，因此我祝福您。”

“恭喜！”别的甲虫都齐声地说。

我们的甲虫就这样订婚了。订完婚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结婚，因为拖下去是没有道理的。

婚后的一天非常愉快;第二天也勉强称得上舒服;不过在第三天,太太的、可能还有小宝宝的吃饭问题就需要考虑了。

“我让我自己上了钩,”他说。“那么我也要让她们上一下钩，作为报复。——”

他这样说了,也就这样办了。他开小差溜了。他走了一整天，也走了一整夜。——他的妻子成了一个活寡妇。

别的甲虫说,他们请到他们家里来住的这位仁兄,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子；现在他却把养老婆的这个担子送到他们手里了。

“唔,那么让她离婚、仍然回到我的女儿中间来吧,”母亲说。“那个恶棍真该死,遗弃了她!”

在这期间，甲虫继续他的旅行。他在一片白菜叶上渡过了那条沟。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有两个人走来了。他们看到了甲虫，把他捡起来,于是把他翻转来,复过去。他们两人是很有学问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男孩子。

“阿拉①在黑山石的黑石头里发现黑色的甲虫。可兰

经上不是这样写着的吗？”他问；于是他就把甲虫的名字译成拉丁文，并且把这动物的种类和特性叙述了一番。这位年轻的学者反对把他带回家去。他说他们已经有了同样好的标本。甲虫觉得这话说得有点不太礼貌，所以他就忽然从这人的手里飞走了。现在他的翅膀已经干了，他可以飞得很远。他飞到一个温室里去。这儿屋顶有一部分是开着的，所以他轻轻地溜进去，钻进新鲜的粪土里。

“这儿真是很舒服，”他说。

不一会他就睡去了。他梦见皇帝的马死了，梦见甲虫先生得到了马儿的金马掌，而且人们还答应将来再造一双给他。

这都是很美妙的事情。于是甲虫醒来了。他爬出来，向四周看了一眼。这温室里面真是可爱之至！巨大的棕榈树高高地向空中伸去；太阳把它们照得透明。在它们下面展开一片丰茂的绿叶，一片光彩夺目、红得象火、黄得象琥珀、白得象新雪的花朵！

“这要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展览了，”甲虫说。“当它们

---

① 阿拉（Allah）即真主。

腐烂了以后；它们的味道将会是多美啊！这真是一个食物储藏室！我一定有些亲戚住在这儿。我要跟踪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位可以值得跟我来往的人物。当然我是很骄傲的，同时我也正因为这而感到骄傲。”

这样，他就高视阔步地走起来。他想着刚才关于那只死马和他获得的那双金马掌的梦。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甲虫，掐着他，同时把他翻来翻去。

原来园丁的小儿子和他的玩伴正在这个温室里。他们瞧见了这只甲虫，想跟他开开玩笑。他们先把他裹在一片葡萄叶子里，然后把他塞进一个温暖的裤袋里。他爬着，挣扎着，不过孩子的手紧紧地捏住了他。后来这孩子跑向小花园的尽头的一个湖那边去。在这儿，甲虫就被放进一个破旧的、失去了鞋面的木鞋里。这里面插着一根小棍子，作为桅杆。甲虫就被一根毛线绑在这桅杆上面。所以现在他成为一个船长了；他得驾着船航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湖；对甲虫说来，它简直是一个大洋。他害怕得非常厉害，所以他只有仰躺着，乱弹着他的腿子。

这只木鞋浮走了。它被卷入水流中去。不过当船一流得离岸太远的时候，便有一个孩子扎起裤脚，在后面追上，



把它又拉回来。不过,当它又流出去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忽然被喊走了，而且被喊得很急迫。所以他们就匆忙地离去了,让那只木鞋顺水漂流。这样,它就离开了岸,越漂越远。甲虫吓得全身发抖,因为他被绑在桅杆上,没有办法飞走。

这时有一个苍蝇来访问他。

“天气是多好啊!”苍蝇说。“我想在这儿休息一下,在这儿晒晒太阳。你已经享受得够久了。”

“你只是凭你的理解胡扯！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是被绑

着的吗?”

“啊，但我并没有被绑着呀,”苍蝇说；接着他就飞走了。

“我现在可认识这个世界了,”甲虫说。“这是一个卑鄙的世界！而我却是它里面唯一的老实人。第一，他们不让我得到那只金马掌；我得躺在湿被单里,站在阴风里;最后他们硬送给我一个太太。于是我得采取紧急措施，逃到这个大世界里来。我发现了人们是在怎样生活，同时我自己应该怎样生活。这时人间的一个小顽童来了,把我绑起,让那些狂暴的波涛来对付我，而皇帝的那匹马这时却穿着金马掌散着步。这简直要把我气死了。不过你在这个世界里不能希望得到什么同情的！我的事业一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如果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话,那又有什么用呢？世人也不配知道它,否则,当皇帝那匹爱马在马厩里伸出它的腿来让人钉上马掌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让我得到金马掌了。如果我得到金马掌的话,我也可以算做那马厩的一种光荣。现在马厩对我说来,算是完了;这世界也算是完了。一切都完了!”

不过一切倒还没有完了。有一条船到来了，里面坐着



几个年轻的女子。

“看！有一只木鞋在漂流着，”一位说。

“还有一个小生物绑在里面，”另外一位说。

这只船驶近了木鞋。她们把它从水里捞起来。她们之中有一位取出一把剪刀，把那根毛线剪断，而没有伤害到甲虫。当她们走上岸的时候，她就把他放到草上。

“爬吧，爬吧！飞吧，飞吧！如果你可能的话！”她说。“自由是一种美丽的东西。”

甲虫飞起来，一直飞到一个巨大建筑物的窗子里去。然后他就又累又困地落下来，恰恰落到国王那只爱马的又细又长的鬃毛上去。马儿正是立在它和甲虫同住在一起的那个马厩里面。甲虫紧紧地抓住马鬃，坐了一会儿，恢复恢复自己的精神。

“我现在坐在皇帝爱马的身上——作为骑他的人坐着！我刚才说的什么呢？现在我懂得了。这个想法很对，很正确。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那个铁匠问过我这句话。现在我可懂得他的意思了。马儿得到金马掌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

现在甲虫又变得心满意足了。

“一个人只有旅行一番以后，头脑才会变得清醒一些，”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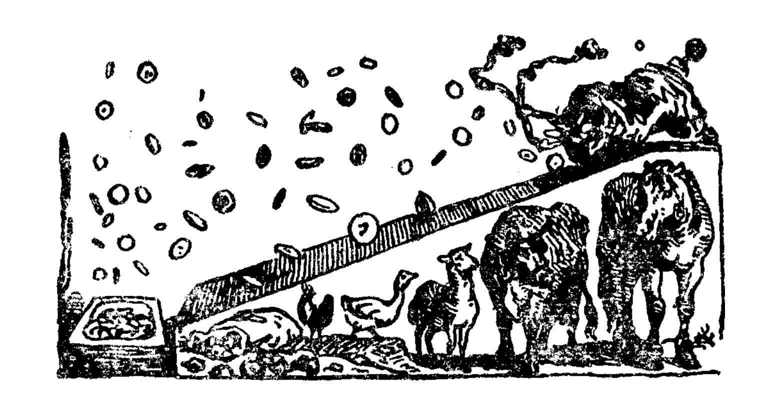


这时太阳照在他身上，而且照得很美丽。

“这个世界仍然不能说是太坏，”甲虫说。“一个人只须知道怎样应付它就成。”

这个世界是很美的，因为皇帝的马儿钉上金马掌，而他钉上金马掌完全是因为甲虫要骑他的缘故。

“现在我将下马去告诉别的甲虫，说大家把我伺候得如何周到。我将告诉他们我在国外的旅行中所得到的一切愉快。我还要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我要待在家里，一直到马儿把他的金马掌穿破了为止。”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小时候听来的。从那时起,我每次一想到它,就似乎觉得它更可爱。故事也跟许多人一样,年纪越大,就越显得可爱。这真是有趣极了!

我想你一定到乡下去过吧?你一定看到过一个老农舍。屋顶是草扎的，上面零乱地长了许多青苔和小植物。屋脊上有一个鹳鸟窠，因为我们没有鹳鸟是不成的。墙儿都有些倾斜,窗子也都很低,而且只有一扇窗子是可以开的。面包炉从墙上凸出来，象一个胖胖的小肚皮。有一株接骨木

树斜斜地靠着围篱。这儿有一株结结疤疤的柳树，树下有一个小水池，池里有一只母鸭和一群小鸭。是的，还有一只看家犬。它对什么来客都要叫几声。

乡下就只有这么一个农舍。这里面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一个庄稼人和他的妻子。不管他们的财产少得多么可怜，他们总觉得放弃件把东西没有什么关系。比如他们的一匹马就可以放弃。它依靠路旁沟里的一些青草活着。老农人到城里去骑着它，他的邻居借它去用，偶尔帮忙这对老夫妇做点活，作为报酬。不过他们觉得最好还是把这匹马卖掉，或者用它交换些对他们更有用的东西。但是应该换些什么东西呢？

“老头子，你知道得最清楚呀，”老太婆说。“今天镇上是集日，你骑着它到城里去，把这匹马卖点钱出来，或者交换一点什么好东西：你做的事总不会错的。快到集上去吧。”

于是她替他裹好围巾，因为她做这件事比他能干；她把它打成一个双蝴蝶结，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她用她的手掌心把他的帽子擦了几下。同时在他温暖的嘴上接了一个吻。这样，他就骑着这匹马儿走了。他要拿它去卖，或者把它换一件什么东西。是的，老头儿知道他应该怎样来办事

情的。

太阳照得象火一样，天上见不到一块乌云。路上布满了灰尘，因为有许多去赶集的人不是赶着车子，便是骑着马，或者步行。太阳是火热的，路上没有一块地方可以找到荫处。

这时有一个人拖着步子，赶着一只母牛走来，这只母牛很漂亮，不比任何母牛差。

“它一定能产出最好的奶！”农人想。“把马儿换一头牛吧——这一定很合算。”

“喂，你牵着一头牛！”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聊几句？听我讲吧——我想一匹马比一头牛的价值大，不过这点我倒不在乎。一头牛对于我更有用。你愿意跟我交换吗？”

“当然我愿意的！”牵着牛的人说。于是他们就交换了。

这桩生意就做成了。农人很可以回家去的，因为他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不过他既然计划去赶集，所以他就决定去赶集，就是去看一下也好。因此他就牵着他的牛去了。

他很快地向前走，牛也很快地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赶上了一个赶羊的人。这是一只很漂亮的羊，非常健壮，毛也好。

“我倒很想有这匹牲口，”农人心里想。“它可以在我们的沟旁边找到许多草吃。冬天它可以跟我们一起待在屋子里。有一头羊可能比有一头牛更实际些吧。我们交换好吗？”

赶羊人当然是很愿意的，所以这笔生意马上就成交了。于是农人就牵着他的一头羊在大路上继续往前走。

他在路上一个横栅栏旁边看到另一个人；这人臂下夹着一只大鹅。

“你夹着一个多么重的家伙！”农人说，“它的毛长得多，而且它又很肥！如果把它系上一根线，放在我们的小池子里，那倒是蛮好的呢。我的老女人可以收集些菜头果皮给它吃。她说过不知多少次：‘我真希望有一只鹅！’现在她可以有一只了。——它应该属于她才是。你愿不愿交换？我把我的羊换你的鹅，而且我还要感谢你。”

对方一点也不表示反对。所以他们就交换了；这个农人得到了一只鹅。

这时他已经走进了城。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人和牲口挤做一团。他们在路上走，紧贴着沟沿走，一直走到栅栏那儿收税人的马铃薯田里去了。这人有一只母鸡，她被系在田里，为的是怕人多把她吓慌了，弄得她跑掉。这是一只短尾巴的鸡，她不停地眨着一只眼睛，看起来倒是蛮漂亮的。"咕！咕！"这鸡说。她说这话的时候，究竟心中在想什么东西，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个种田人一看见，心中就想："这是我一生所看到的最好的鸡！咳，她甚至比我们牧师的那只菢鸡母还要好。我的天，我倒很想有这只鸡哩！一只鸡总会找到一些麦粒，自己养活自己的。我想拿这只鹅来换这只鸡，一定不会吃亏。"

"我们交换好吗？"他说。

"交换！"对方说，"唔，那也不坏！"

这样，他们就交换了。栅栏旁的那个收税人得到了鹅；这个庄稼人带走了鸡。

他在到集上去的路上已经做了不少的生意了。天气很热，他也感到累，他想吃点东西，喝一杯烧酒。他现在来到了一个酒店门口，他正想要走进去，但店里一个伙计走出来了；他们恰恰在门口碰头。这伙计背着一满袋子的东西。

“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农人问。

“烂苹果,”伙计说。“一满袋子喂猪的烂苹果。”

“这堆东西可不少！我倒希望我的老婆能见见这个世面呢。去年我们炭棚子旁的那棵老苹果树只结了一个苹果。我们把它保藏起来；它待在碗柜一直待到裂开为止。‘那总算是一笔财产呀。’我的老婆说。现在她可以看到一大堆财产了！是的，我希望她能看看。”

“你打算出什么价钱呢?”伙计问。

“价钱吗？我想拿我的鸡来交换。”

所以他就拿出那只鸡来，换得了一袋子烂苹果。他走进酒店，一直到酒吧间里来。他把这袋子苹果放在炉子旁边靠着，一点也没有想到炉子里正烧得有火。房间里有许多客人——贩马的,贩牲口的,还有两个英国人：他们非常有钱,他们的腰包都是鼓得满满的。他们还打起赌来呢。关于这事的下文，你且听吧。

嗞——嗞——嗞！嗞——嗞——嗞！炉子旁边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这是苹果开始在烤烂的声音。

“那是什么呢?”

唔，他们不久就知道了。他怎样把一匹马换得了一头

牛，以及随后一连串的交换，一直到换得烂苹果为止的这整个故事，都由他亲自讲出来了。

“乖乖！你回到家里去时，保管你的老婆结结实实地打你一顿！”那两个英国人说。“她一定会跟你吵一阵。”

“我将会得到一个吻，而不是一顿痛打，”这农人说。“我的女人将会说：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

“我们打一个赌好吗？”他们说。“我们可以用满桶的金币来打赌——一百镑对一百一十二镑！”

“一斗金币就够了，”农人回答说。“我只能拿出一斗苹果来打赌，但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和我的老女人加进去——我想这加起来可以抵得上总数吧。”

“好极了！好极了！”他们说。于是赌注就这么确定了。

店老板的车子开出来了。那两个英国人坐上去，农人也上去，烂苹果也坐上去了。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农人的屋子面前。

“晚安，老太太。”

“晚安，老头子。”

“我已经把东西换来了！”

“是的，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老太婆说。



于是她拥抱着他，把那袋东西和客人们都忘记掉了。

“我把那匹马换了一头母牛，”他说。

“感谢老天爷，我们有牛奶吃了，”老太婆说。“现在我们桌上可以有奶做的食物、黄油和干奶酪了！这真是一桩最好的交易！”

"是的，不过我把那头牛换了一只羊。"

"啊，那更好！"老太婆说。"你真想得周到：我们给羊吃的草有的是。现在我们可以有羊奶、羊奶酪、羊毛袜子了！是的，还可以有羊毛睡衣！一头母牛可产生不了这么多的东西！她的毛只会白白地落掉。你真是一个想得非常周到的丈夫！"

"不过我把羊又换了一只鹅！"

"亲爱的老头子，那么我们今年的马丁节①的时候可以真正有鹅肉吃了。你老是想种种办法来使我快乐。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鹅系住，在马丁节以前它就可以长肥了。"

"不过我把这只鹅换了一只鸡，"丈夫说。

"一只鸡？这桩交易做得好！"太太说。"鸡会生蛋，蛋可以孵小鸡，那么我们将要有一大群小鸡，将可以养一大院子的鸡了！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是的，不过我已经把那只鸡换了一袋子烂苹果。"

"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老太婆说。"谢谢你，

---

① 马丁节（Mortensdag）是在十一月十一日举行，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这个日子说明冬季的开始，等于我们的"立冬"。丹麦人在这天吃鹅肉。

我的好丈夫！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今天你离开以后，我就想今晚要做一点好东西给你吃。我想最好是鸡蛋饼加点香菜。我有鸡蛋，不过我没有香菜。所以我到学校老师那儿去——我知道他们种的有香菜。不过老师的太太,那个宝贝婆娘,是一个吝啬的女人。我请求她借给我一点。‘借?’她对我说:‘我们的菜园里什么也不长,连一个烂苹果都不结。我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法借给你呢。’不过现在我可以借给她十个，甚至一整袋子烂苹果呢。老头子，这真叫人好笑!”

她说完这话后就在他的嘴上接了一个响亮的吻。

“我喜欢看这幅情景!”那两个英国人齐声说。“老是走下坡路，而却老是快乐。这件事本身就值钱。”

所以他们就付给这个种田人一百一十二镑金子，因为他没有挨打，而是得到了吻。

是的，如果一个太太相信自己丈夫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和承认他所做的事总是对的，她一定会得到好处。

请听着，这是一个故事！这是我在小时候听到的。现在你也听到它了,并且知道那个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

雪　　人

“天气真是冷得可爱极了，我身体里要发出清脆的裂声来！”雪人说，“风可以把你吹得精神饱满。请看那儿一个发亮的东西吧，她在死死地盯着我。”他的意思是指那个正在下落的太阳。“她想要叫我对她挤眼是不可能的——我决不会在她面前就软下来的。”

他的头上有两大块三角形的瓦片作为眼睛。他的嘴巴是一块旧耙做的，因此他也算是有牙齿了。

他是在一群男孩子欢乐声中出生的；雪橇的铃声和鞭子的呼呼声欢迎他的出现。

太阳下山了，一轮明月升上来了；她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显得又圆，又大，又干净，又美丽。

“她又从另一边冒出来了，”雪人说。他以为这又是太阳在露出她的脸面。“啊！我算把她的瞪眼病治好了。现在让她高高地挂在上面照着吧，我可以仔细把自己瞧一下，我真希望有什么办法可以叫我自己动起来。我多么希望动一



下啊！如果我能动的话，我真想在冰上滑它几下，象我所看到的那些男孩子一样。不过我不知道怎样跑。”

“完了！完了①！”那只守院子的老狗儿说。他的声音有点哑——他以前住在屋子里、躺在火炉旁边时就是这样。“太阳会教给你怎样跑的！去年冬天我看到你的祖先就是这样；在那以前，你祖先的祖先也是这样。完了！完了！他们一起都完了。”

“朋友,我不懂你的意思,”雪人说。“那东西能教会我跑吗？”他的意思是指的月亮。“是的，刚才当我在仔细瞧她的时候，我看到她在跑。现在她又从另一边偷偷地冒出来了。”

“你什么也不懂,”守院子的狗说。“可是你也不过是刚刚才被人修起来的。你看到的那东西就是月亮呀，而刚才落下的那东西就是太阳啦。她明天又会冒出来的。而且她会教你怎样跑到墙边的那条沟里去。天气不久就要变,这一点我在左后腿里就能感觉得到，因为它有点酸痛。天气要变了。”

“我不懂他的意思,”雪人说。“不过我有一种感觉,他在讲一种不愉快的事情。刚才盯着看我、后来又落下去的

---

① 在原文里这是一个双关语“Voek”。它字面的意思是:“完了!”或“去吧!”但同时它的发音也象犬吠声:“汪！汪!”

那东西——他把她叫做‘太阳’——决不是我的朋友。这一点我能够感觉得到。”

“完了！完了！”守院子的狗儿叫着。他兜了三个圈子，然后他就钻进他的小屋里躺下来了。

天气真的变了。天亮的时候，一层浓厚的雾盖满了这整个的地方。到了早晨，就有一阵风吹来——一阵冰冷的风。寒霜紧紧地盖着一切；但是太阳一升起，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啊！树木和灌木丛盖上一层白霜，看起来象一座完整的白珊瑚林。所有的枝子上似乎开满了亮晶晶的白花。许多细嫩的小枝，在夏天全被叶簇盖得看不见，现在都露出面来了——每一根都现出来了。这象一幅刺绣，白得放亮，每一根小枝似乎在放射出一种雪白晶莹的光芒。赤杨在风中摇动，精神饱满，象夏天的树儿一样。这是分外的美丽。太阳一出来，处处是一片闪光，好象一切都撒上了钻石的粉末似的；而雪铺的地上简直象盖满了大颗的钻石！一个人几乎可以幻想地上点着无数比白雪还要白的小亮点。

“这真是出奇的美丽，”一位年轻的姑娘跟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进这花园的时候说。他们两人恰恰站在雪人的身旁，望着那些发光的树。“连夏天都不会给我们比这还美丽

的风景！”她说；她的眼睛也射出光彩。

“而且在夏天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年轻人说，指着那个雪人。“他真是漂亮！”

这姑娘格格地大笑起来，向雪人点了点头，然后就和她的朋友蹦蹦跳跳地在雪上舞过去了——雪在她的步子下发出疏疏的碎裂声，好象他们是在面粉上走路似的。

“这两个人是谁？”雪人问守院子的狗儿。“你在这院



子里比我住得久。你认识他们吗?”

“我当然认识他们的,”看院子的狗说。“她抚摸过我,他扔过一根骨头给我吃。我从来不咬这两个人。”

“不过他们是什么人呢?”雪人问。

“一对恋人——恋人!”守院子的狗说。“他们将要搬进一间共同的狗屋里去住,啃着一根共同的骨头。完了!完了!”

“他们是象你和我那样重要吗?”雪人问。

“他们属于同一个主人,”看院子的狗说。“昨天才生下来的人,所知道的事情当然是很少很少的。我在你身上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上了年纪,而且知识渊博。我知道院子里的一切事情。有一个时期我并不是用链子锁着,在这儿的寒冷中站着的。完了!完了!”

“寒冷是可爱的,”雪人说。“你说吧,你说吧。不过请你不要把链子弄得响起来——当你这样弄的时候,我就觉得要裂开似的。”

“完了!完了!”看院子的狗儿叫着。“我曾经是一个好看的小伙子。人们说,我又小又好看,那时我常常躺在屋子里天鹅绒的凳子上,有时还坐在女主人的膝上。他们常

常吻我的鼻子，用绣花的手帕擦我的脚掌。我被叫做最美丽的哈巴哈巴小宝贝。不过后来他们觉得我长得太大了。



他们把我交到管家的手上。此后我就住在地下室里。你现在可以望见那块地方；你可以望见那个房间。我曾是它的主人，因为我跟那个管家的关系就是那样。比起楼上来，那的确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过我在那儿住得很舒服，不再是象在楼上一样，常常被小孩子捉住或揪着。我同样得到好的食物，象以前一样，而且分量多。我有我自己的垫子，而且那儿还有一个炉子——这是在这个季节中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爬到那个炉子底下，可以在那儿睡一觉。啊！我还在梦想着那个炉子哩。完了！完了！”

“那个炉子是很美丽的吗？”雪人问。“它象我一样吗？”

“它跟你恰恰相反。它是黑得象炭一样，有一个长颈和一个黄铜做的大肚子。它吞下木柴，所以它的嘴里喷出火



来。你必须站在它旁边，或者躺在它底下——那儿是很舒服的，你可以从你站着的这地方穿过窗子望见它。”

雪人瞧了瞧，看见一个有黄铜肚子的、擦得发亮的黑东西。火在它的下半身熊熊地烧着。雪人觉得有些儿奇怪；他感觉到身上发生出一种情感，他说不出一个理由来。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他一点也不了解；但是所有别的人，只要不是雪做的，都会了解的。

“那么为什么你离开了她呢？”雪人问。因为他觉得这火炉一定是一个女性。“你为什么要离开这样一个舒服的地方呢？”

“我是被迫离开的呀，”守院子的狗说。“他们把我赶出门外，用一根链子把我套在这儿。我把那个小主人的腿子咬过一口，因为他把我正在啃着的骨头踢开了。‘骨头换骨头’，我想。他们不喜欢这种作法。从那时起，我就被套在一根链子上，同时我也失去了我响亮的声音。你没有听到我声音是多么哑吗？完了！完了！事情就这样完了。”

不过雪人不再听下去了，而且在朝着管家住的那个地下室望；他在望着那房间里站在四只腿上的、跟雪人差不多一样大的火炉。

“我身上有一种痒痒的奇怪的感觉！”他说。“我能不能到那儿去一趟呢？这是一种天真的愿望，而我们天真的愿望一定会得到满足的。这也是我最高的愿望，我唯一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也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一定要到那儿去，在她身边偎一会儿，就是打破窗子进去也管不了。”

“你永远也不能到那儿去，”看院子的狗说。“如果你走近火炉的话，那么你就完了！完了！”

“我也几乎等于是完了，”雪人说。“我想我全身要碎裂了。”

这一整天雪人站着朝窗子里面望。在黄昏的时候，这个房间变得更逗人喜爱；一种温和的火焰，既不象太阳，也不象月亮，从炉子里射出来；不，这是一个炉子加上了柴火以后所能发出的那种亮光。每次房门一开，火焰就从它的嘴里燎出来——这是炉子的一种习惯。火焰明朗地照在雪人洁白的面上，射出红光，一直把他的上半身都照红了。

"我真是吃不消了，"他说。"当她伸出她的舌头的时候，她是多么美啊！"

夜是很长的。但是对雪人说来，可一点也不长。他站在那儿，沉浸在他美丽的想象中；他在寒冷中起了一种痒酥酥的感觉。

在早晨，地下室的窗玻璃上盖满了一层冰。冰形成了雪人所喜爱的，最美丽的冰花，不过它们却把那个火炉遮掩住了。它们在窗玻璃上融不掉；他也就不能再看到她了。他的身体里里外外都有一种痒酥酥的感觉。这正是一个雪人所最欣赏的寒冷天气。但是他却不能享受这种天气。的确，他可以、而且应该感到幸福的，但当他正在害火炉相思病的时候，他怎样能幸福起来呢？

"这种病对于一个雪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守院子的

狗儿说。“我自己也吃过这种苦头，不过我已经渡过了难关。完了！完了！现在天气快要变了。”

天气的确变了。雪开始在融化。

雪融化得越多，雪人也就越变得衰弱起来。他什么也不说，什么牢骚也不发——这正说明相思病的严重。

有一天早晨，他忽然倒下来了。看哪，在他站过的那块地方，有一根扫帚把直直地插在地上。这就是孩子们做雪人时用作支柱的那根棍子。

“现在我可懂得了他的相思病为什么害得那样苦，”守院子的狗儿说。“原来雪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火钩，它在他的心里搅动。现在他也可算是渡过难关了。完了！完了！”

不久冬天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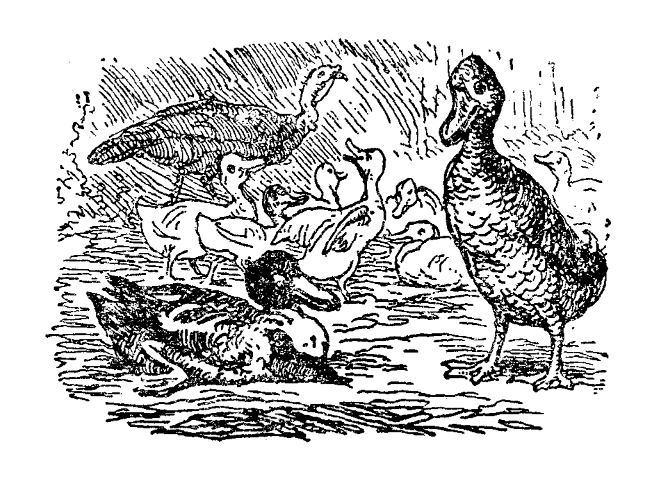
“完了！完了！”守院子的狗儿叫着；不过那屋子里的小女孩们唱起歌来：

快出芽哟，绿色的车叶草，新鲜而又美丽；
啊，杨柳啊，请你垂下羊毛一样软的新衣。
来吧，来唱歌啊，百灵鸟和杜鹃，
二月过去，紧接着的就是春天。

我也来唱：滴丽！滴丽！丁当！

来吧，快些出来吧，亲爱的太阳。

于是谁也就不再想起那个雪人了。



在养鸭场里

有一只母鸭从葡萄牙到来了。有人说她是从西班牙来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分别。大家都把她叫葡萄牙的鸭子。她下蛋，被人杀掉，然后被做成菜拿出来吃——这就是她一生的事业。不过，从她的蛋里爬出的那些小鸭子居然也被叫做葡萄牙的鸭子——这里面倒颇有文章。这整个家族现在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她住在养鸭场里，而这个场子鸡也可以进去。有一只公鸡就在里面趾高气扬地走

来走去。

“他的大声啼叫倒使我怪讨厌的，”葡萄牙的鸭子说。“不过，虽然他不是一只公鸭，他倒还是蛮漂亮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他应该把他的声音略微节制一下，但是‘节制’是一种艺术，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做得到。附近菩提树上的那些小小歌鸟就是这样。他们唱得才好听呢！他们的歌里有某种感动人的特点。我认为这种特点才配得上‘葡萄牙’这个形容词。如果我有这样的一只小歌鸟，我倒很愿意做他的一个慈爱的母亲呢，因为在我的血统里——葡萄牙的血统里——我有这种慈爱的心肠。”

当她正在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小小的歌鸟坠落下来了。他是从屋顶上倒栽葱地坠落下来的。一只猫儿在追着他，但是鸟儿拍着受伤的翅膀逃脱了，最后落到养鸭场里来。

“你看猫儿这个坏东西，简直原形毕露！”葡萄牙的鸭子说。“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领教过他了！这样一个东西居然得到生存的权利，在屋顶上跑来跑去！我想这种事情在葡萄牙是不容许的。”

她可怜这只小歌鸟，别的非葡萄牙种的鸭子也可怜他。

“可怜的小东西!”她们说，于是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围拢来了。“我们是不会唱歌的,”她们说,“不过我们有一种内在的‘歌唱感’——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虽然我们不把它挂在嘴边。”

“但是我可要讲出来,”葡萄牙的鸭子说,“而且我要帮助他,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于是她走进水槽里去，用翅膀在水里大拍一通。她拍出的水几乎把这只小歌鸟淹死了,但是她的用意是好的。“这才是帮助人呢,”她说;“别的人可以仔细瞧瞧，向我学习。”

“吱!”小鸟说。他有一只翅膀受了伤,很难飞动,不过他知道，这次淋水完全是由善意所造成的。“太太,您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说，不过他不希望再淋一次水。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心肠,”葡萄牙的鸭子说。“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爱我周围的一切生物——只有猫子是例外。谁也不能希望我爱他，因为他吃掉过我的两个孩子！不过请你把这儿当作你的家吧，因为你可以这样办呀！我本人就是从外国来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的态度和我的羽衣看得出来。我的鸭公是本地人，没有我这样的血统——但我并不因此而骄傲！如果这里有什么人了解你

的话，我敢说这人就是我。”

“她的嗉子里全是葡萄拉[①]，”一只很有风趣的普通小鸭说。别的一些普通小鸭认为“马齿苋”这个字用得非常妙，因为它的发音跟“葡萄牙”这名词差不多。大家彼此轻轻地推了一下，同时说一声“嘎！”这只小鸭真是滑稽透了！于是大家便开始注意那只小小的歌鸟了。

“葡萄牙鸭子在掌握语言方面真有本领，”大家说。“我们的嘴里就装不住这样大的字眼，不过我们的同情心却并不比她小。如果我们不能替你做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一句话也不讲——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你有一个很美丽的声音，”最老的一只鸭子说。“你这样能够叫许多人快乐，你自己一定也很满意的吧。我对于唱歌不内行，因此我就把我的嘴闭起来。这比讲无聊的话好得多——别人就是喜欢对你讲无聊话。”

“请不要这样麻烦他吧！”葡萄牙鸭子说。“他需要休

---

① 原文是 Hun har portulak i Kroen，无法翻译。葡萄拉（portulak）在丹麦文里是“马齿苋”，而 portulak 这个字跟“葡萄牙”（Portugal）的读音相似。因此当葡萄牙的鸭子说她身体里有葡萄牙的血统时，这只小鸭就开她一个文字玩笑，说她的身体里全是“葡萄拉”（马齿苋）。

息和保养呀。小小的歌鸟，要不要我们再给你淋一次水？”

“哎唷，不要！我愿意保持干燥！”他恳求说。

“就我说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水疗，”葡萄牙鸭子说。“不过游戏也有效！邻近的鸡子不久就要来拜访我们。他们中间有两只中国母鸡。她们穿着长裤子，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是从外国来的。这在我看来，她们的地位提高不少。”

于是母鸡来了，公鸡也来了。这只公鸡今天算是相当客气，没有当场摆架子。

“你是一只真正的歌鸟，”他说。“凡是你的小声音所能做到的事情，你全都做到了。不过你还得加一点劲儿，好使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一只公鸟。”

这两只中国鸡被歌鸟的一副样儿迷住了。他的毛淋了一番水后仍然是蓬着的，因此她们都觉得他很象一只中国小鸡。

“他很可爱！”于是她们开始跟他聊起天来。她们用贵族的中国话——其中包括低声和“呸”这类的声音——和他交谈。

“我们和你是同一个种族。鸭子——甚至葡萄牙的鸭

子——是属于水鸟这一族的，这一点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还不认识我们，不过有多少人认识我们或愿意花点工夫来认识我们呢？没有一个人，连一个母鸡也没有，虽然比起大多数人来，我们生来就是要栖在更高一层的栖柱上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我们跟大家一起安静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他们的理想跟我们的理想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只看好的一面，我们只谈好的事情，虽然本来没有什么好话而硬说好是很困难的。除了我们两个和那只公鸡以外，鸡屋里再没有一个有天才的人。谈到'诚实'，养鸭场里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小小的歌鸟，我们忠告你：你切不要相信那边的一个短尾巴的女人，她才狡猾呢。那个翅膀上长着弯线条的杂色女人专门找人吵架。虽然她自己没有理，她可不让别人讲一句话。那边的一只肥鸭子总是说人家的坏话，这是跟我们的性格相反的。如果你不能说人家的好话，那么你把嘴闭起来好了。那只葡萄牙鸭子是唯一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你可以跟她来往，不过她太感情用事，老是谈起葡萄牙。"

"那两个中国女人的话真多！"有一对鸭子说。"她们真使我感到讨厌！我从来没有跟她们讲过话。"

现在公鸭来了！他以为歌鸟是一只麻雀。

“嗯，我看不出什么分别，”他说，“全是半斤八两！他是一个玩物。有他没有他都是一样。”

“不要理他说的这一套！”葡萄牙鸭子低声说。“他做起生意来可是蛮有道理的，而且他只懂得生意。不过现在我要躺下来休息一下。我应该这样办，为的是要使我能长得胖些，好叫人能在我身上涂一层苹果和梅子酱[①]。”

于是她眨着一只眼睛在太阳光里躺下来。她舒舒服服地躺着，也感到非常舒服，也睡得非常舒服。歌鸟忙着啄他那只受了伤的翅膀，最后他也在他的恩人身边躺下来。太阳照得又温暖，又光明。这真是一块好地方。

邻家来的母鸡在扒土。老实讲，她们来拜访完全是为了找点东西吃。那两只中国鸡先离开，其余的也跟着走了。那只有风趣的小鸭谈到葡萄牙鸭子的时候说，这个老太婆快要过她的“第二度童年”了。别的鸭子都笑起来：“第二度童年！他的话说得真妙！”于是大家又提起头一次关于“葡萄拉”的玩笑。这真是非常滑稽！于是大家都躺下来了。

---

① 欧洲人吃烤鸭时经常用苹果和梅子酱做作料。

他们躺了一会儿以后，忽然有人抛了一点吃的东西到场子里来。这东西“砰”的一声落到地上，弄得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拍起翅膀。葡萄牙鸭子也醒了，她翻了一个身，把那只小歌鸟压得透不过气来。

“吱！”他叫起来。“太太，您压得太重了！”

“谁叫你躺在我面前呢？”她说。“你太神经过敏了！我也有神经呀，但是我从来不说一声‘吱’！”

“请您不要生气吧！”小鸟说。“这个‘吱’是不知不觉地从我的嘴里冒出来的。”

葡萄牙鸭子不理他，但是尽快地抢那食物吃，而且吃得很痛快。她吃完了以后又躺下来。小鸟走过来，想引起她的好感：

滴——丽，滴——丽！
您的好心地
是我歌唱的主题，
我要飞起，飞起。

“吃完饭以后我得休息一下，”她说。“你住在这里，必

须遵守这里的规矩！我现在要睡了。”

小歌鸟大吃一惊，因为他本来的用意是很好的。太太睡醒了以后，他衔着他所寻到的一颗麦粒站在她面前。他把麦粒放在她的脚下。但是她没有睡好，因此她的心情自然不佳。

“把这送给小鸡吃吧,”她说,“不要老呆在我旁边呀！”

“但是您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他问。“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呢？”

“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葡萄牙鸭子说。“你用的字眼不太文雅！这一点我请你注意。”

“昨天这里有太阳光,”小鸟说。“今天这里却是阴暗的！这使我感到怪难过的。”

“你对于天气的知识是一窍不通！”葡萄牙鸭子说。“这一天还没有完呀。不要呆在这儿象一个傻瓜吧！”

“您看人的这副凶样子,跟我落到这里时那些恶眼睛看我的凶样子差不多。”

“简直岂有此理！”葡萄牙鸭子说。“难道你把我跟那个强盗——那只猫相比吗？我身体里一滴坏血也没有。我得为你负责任，我要教你学些礼貌。”

于是她就把这歌鸟的头咬掉了。他倒下死了。

“这是什么意思?”她说,“难道他这一点都受不了?这样说来，他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了!我对他一直是象一个母亲;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有一颗母亲的心。”

邻家的公鸡把头伸进院子里来，象一个火车头似地大叫了一声。

“你这一叫简直要把我吓死了,”她说。“这完全要怪你。他吓掉了他的头，我也几乎要吓掉我的头。”

“他这么点小的东西有什么值得一提,”公鸡说。

“对他说话放客气些吧!”葡萄牙鸭子说。“他有声音,他会唱歌,他受过好的教育!他很体贴,也很温柔——无论在动物中，或在你所谓的人类中，这都是很好的。”

所有的鸭子都挤到这只死去了的小歌鸟身边来。不管他们是感到嫉妒或怜悯，这些鸭子都表现得非常热情。但是现在这儿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嫉妒,他们自然感到怜悯。甚至那两只中国母鸡都是这样。

“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歌鸟了!他差不多算得是一只中国鸟。”于是母鸡都嘎嘎地哭起来,不过鸭子只是把眼睛弄得红了一点。

“我们都是好心肠的人，”她们说。“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好心肠！”葡萄牙鸭子说，“是的，我们都有好心肠，差不多跟在葡萄牙一样！”

“我们现在还是找点东西塞进嗉子里去吧，”鸭公说。“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呢！一个玩物打碎了算什么？我们有的是！”

新 世 纪 的 女 神

我们的孙子的孩子——可能比这还要更后的一代——将会认识新世纪的女神，但是我们不认识她。她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她的外表是怎样的呢？她会歌唱什么呢？她将会触动谁的心弦呢？她将会把她的时代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呢？

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里，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么多的话呢？在这个时代里，诗几乎是多余的。人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代的诗人所写的诗，有许多将来只会被人用炭写在监狱的墙上，被少数好奇的人阅读。

诗也得参加斗争，至少得参加党派斗争，不管它流的是血还是墨水。

许多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一方面的说法；诗在我们的时代里并没有被忘记。

没有，现在还有人在闲空的时候感觉到有读诗的要求。只要他们的心里有这种精神苦闷，他们就会到一个书店里



去，花四个毫子买些最流行的诗。有的人只喜欢读不花钱的诗；有的人只高兴在杂货店的纸包上读几行诗。这是一

种便宜的读法——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里，便宜的事情也不能不考虑。只要我们有什么，就有人要什么——这就说明问题！未来的诗，象未来的音乐一样，是属于堂·吉诃德这一类型的问题。要讨论它，那简直跟讨论到天王星上去旅行一样，不会得到结果。

时间太短，也太宝贵，我们不能把它花在幻想这玩意儿上面。如果我们说得有理智一点，诗究竟是什么呢？感情和思想的表露不过是神经的震动而已。一切热忱、快乐、痛苦，甚至身体的活动，据许多学者的说法，都不过是神经的搏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具弦乐器。

但是谁在弹这些弦呢？谁使它们颤震和搏动呢？精神——不可察觉的、神圣的精神——通过这些弦把它的动作和感情表露出来。别的弦乐器了解这些动作和感情；它们用和谐的调子或强烈的嘈音来作出回答。人类怀着充分的自由感在向前进——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每一个世纪，每一千年，都在诗中表现出它的伟大。它在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出生，它大步前进，它统治正在到来的新时代。

在我们这个忙碌的、嘈杂的机器时代里，她——新世纪

的女神——已经出生了。我们向她致敬！让她某一天听见或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炭写的字里行间读到吧。她的摇篮的震动，从探险家所到过的北极开始，一直扩展到一望无际的南极的漆黑天空。因为机器的喧闹声，火车头的尖叫声，石山的爆炸声以及我们被束缚的精神的裂碎声，我们听不见这种震动。

她是在我们这时代的大工厂里出生的。在这个工厂里，蒸汽显出它的威力，“没有血肉的主人”和他的工人在日夜工作着。

她有一颗女人的心；这颗心充满了伟大的爱情、贞节的火焰和灼热的感情。她获得了理智的光辉；这种光辉中包含着三棱镜所能反射出的一切色彩；这些色彩从这个世纪到那个世纪在不停地改变——变成当时最流行的色彩。以幻想作成的宽大天鹅羽衣是她的打扮和力量。这是科学织成的；“原始的力量”使它具有飞行的特性。

在父亲的血统方面，她是人民的孩子，有健康的精神和思想，有一对严肃的眼睛和一个富有幽默感的嘴唇。她的母亲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外地人的女儿；她受过高等教育，表露出那个浮华的洛可可式的痕迹①。新世纪的女神继承了

这两方面的血统和灵魂。

她的摇篮上放着许多美丽的生日礼物。大自然的谜和这些谜的答案，象糖果似地摆在她的周围。潜水钟变出许多深海中的奇丽饰品。她的身上盖着一张天体地图，作为被子；地图上绘着一个平静的大洋和无数的小岛——每一个岛是一个世界。太阳为她绘出图画；照象术供给她许多玩物。

她的保姆对她歌颂过斯加德演唱家爱文德②和费尔杜西③，歌颂过行吟歌人④，歌颂过少年时代的海涅所表现出的诗才。她的保姆告诉过她许多东西——许许多多的东西。她知道老曾祖母爱达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诅咒”拍着它的血腥的翅膀。她在一刻钟以内把整个的一千零一夜都听完了。

---

① 洛可可（Rococo）是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艺术风格，以富丽豪华见称。

② 斯加德（Skald）是古代冰岛的一种史诗，爱文德（Eivind）是古代北欧一个演唱这种史诗的名歌唱家。

③ 费尔杜西（Firdusi，940－1020）是波斯的一个有名的叙事诗人。

④ 这是德国十二、三、四世纪一种歌唱抒情诗的诗人。

新世纪的女神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她已经跳出了摇篮。她有很多欲望，但是她不知道她究竟要什么东西。

她仍然在她巨大的育婴室里玩耍；育婴室里充满了宝贵的艺术品和洛可可艺术品。这里是用大理石雕的希腊悲剧和罗马喜剧，各种民族的民间歌曲,象干枯的植物似的,挂在墙上。你只须在它们上面吻一下，它们就马上又变得新鲜,发出香气。她的周围是贝多芬、格路克和莫扎特的永恒的交响乐，是一些伟大的音乐家用旋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她的书架上放着许多作家的书籍——这些作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不朽的；现在书架上还有空间可以放许多的作品——我们在不朽的电报机中听到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也就随着电报而死亡。

她读了很多书,过分多的书,因为她是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当然，她又会忘记掉同样多的书——女神是知道怎样把它们忘记掉的。

她并没有考虑到她的歌——这歌象摩西的作品一样,象比得拜①的描写狐狸的狡诈和幸运的美丽寓言一样,将

① 比得拜（Bidpai）是古代印度的一个有名的寓言作家。

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她并没有考虑到她的任务和她的轰轰烈烈的未来。她还是在玩耍,而在这同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震动天地，笔和炮的音符混做一团——这些音符象北欧的古代文字一样，很难辨认。

她戴着一顶加里波第式的帽子①，但是她却读着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还忽然起了这样一个想头:“等我长大了以后,他的剧本仍然可以上演。至于加尔德龙②,他只配躺在他的作品的墓里,当然墓上刻着歌颂他的碑文。”对于荷尔堡,嗨,女神是一个大同主义者:她把他与莫里哀、普洛都斯③和亚里斯多芬的作品装订在一起，不过她只喜欢读莫里哀。

使羚羊不能静下来的那股冲动劲,她完全没有;但是她的灵魂迫切地希望得到生命的乐趣，正如羚羊希望得到山中的欢乐一样。她的心中有一种安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很

① 加里波第（Garibaldi）是意大利十九世纪的一个军人和爱国主义者。

② 加尔德龙（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是西班牙的名剧作家。

③ 普洛都斯（Titus Maccius Plautus），是纪元前第一世纪的罗马剧作家。

象古代希伯莱人传说中的那些游牧民族在满天星斗的静夜里、在碧绿的草原上所唱出的歌声。但是她的心在歌声中会变得非常激动——比古希腊塞萨里山中的那些勇敢的战士的心还要激动。

她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怎样呢？她把哲学上的一切奥妙都学习到了。宇宙间的原素敲落了她的一个乳齿，但是她已经另长了一排新牙。她在摇篮里咬过知识之果，并且把它咬掉了，因此她变得聪明起来。这样，“不朽的光辉”，作为人类最聪明的思想，在她面前照亮起来。

诗的新世纪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女神什么时候才会被人承认呢？她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被人听见呢？

她将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骑着龙——火车头——穿过隧道，越过桥梁，轰轰地到来；或者骑着喷水的海豚横渡温柔而坚韧的大海；或者跨在蒙特果尔菲①的巨鸟洛克②身上掠过太空。她将在她落下的国土上，用她的神圣的声

---

① 蒙特果尔菲（Joseph Michael Montgorfier，1740－1810）是法国的发明家。他在一七八三年试验轻气球飞行。

② 洛克（Rok）是非洲神话中的巨鸟。它可以衔着象去喂它的幼鸟。一千零一夜中载有关于这种鸟的故事。

音，第一次欢呼人类。这国土在什么地方呢？在哥仑布发现的新大陆上——自由的国土上——吗？在这个国土上土人成为逐猎的对象，非洲人成为劳动的牛马——我们从这个国土上听到海华沙之歌①。在地球的另一边——在南洋的金岛上吗？这是一个颠倒的国土——我们的黑夜在这里就是白天，这里的黑天鹅在含羞草丛里唱歌。在曼农的石象②所在的国土上吗？这石象过去发出响声，而且现在仍然发出响声，虽然我们现在不懂得沙漠上的斯芬克斯之歌。在布满了煤矿的那个岛上③吗？在这个岛上莎士比亚从伊丽莎白王朝开始就成了统治者。在蒂却·布拉赫出生的那国土上吗？蒂却·布拉赫在这块土地上不能居留下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话之国里吗？这里的水杉高高地托着它的叶簇，成为世界树林之王。

女神眉尖上的那颗星会在什么时候亮起来呢？这颗星是一朵花——在它的每一片花瓣上写着这个世纪在形式、

---

① 这是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一部名作。

② 这是一个庞大的石象，在古埃及的德布斯附近。据传说，它一接触到太阳光，就发出音乐。

③ 指英国，因为英国多煤矿。

色彩和香气方面的美的表现。

“这位新女神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政治家问。“她究竟想做些什么呢？”

你还不如问一问她究竟不打算做些什么吧！

她不是过去的时代的幽灵——她将不以这个形式出现。她将不从舞台上用过了的那些美丽的东西创造出新的戏剧。她也不会以抒情诗作幔帐来掩盖戏剧结构的缺点！她离开我们飞走了，正如她走下德斯比斯①的马车，登上大理石的舞台一样。她将不把人间的正常语言打成碎片，然后又把这些碎片组成一个八音盒，发出“杜巴多”②竞赛的那种音调。她将不把诗看成为贵族，把散文看成为平民——这两种东西在音调、和谐和力量方面都是平等的。她将不从冰岛传奇的木简上重新雕出古代的神像，因为这些神已经死了，我们这个时代跟他们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什么联系。她将不把法国小说中的那些情节放进她这一代的人心里。她将不以一些平淡无奇的故事来麻醉这些人的神经。她带来生命的仙丹。她以韵文和散文唱的歌是简洁、清楚

① 古希腊的剧作家，据说是悲剧的创始人。

② 这是南欧的一种抒情诗人；他们主要是写英雄的恋爱故事。

和丰富的。各个民族的脉搏不过是人类进化文字中的一个字母。她用同等的爱掌握每一个字母，把这些字母组成字，把这些字编成有音节的颂歌来赞美她的这个现代。

这个时代什么时候成熟起来呢？

对于我们落在后面的人说来，还需要等待一个时候。对于已经飞向前面去的人说来，它就在眼前。

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久就要崩溃；欧洲的火车将要伸到亚洲闭关自守的文化中去——这两种文化将要汇合起来！可能这条瀑布要发出震动天地的回响：我们这些近代的老人将要在这巨大的声音面前发抖，因为我们将会听到“拉涅洛克”的到来——一切古代神仙的灭亡。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代和种族不得不消逝；各个时代和种族只留下很微小的缩影。这些缩影被包在文字的胶囊里，象一朵莲花似地浮在永恒的河流上。它们告诉我们，它们是我们的血肉，虽然它们都有不同的装束。犹太种族的缩影在圣经里显现出来，希腊种族的缩影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表露出来。但是我们的缩影呢——？请你在“拉涅洛克”的时候去问新世纪的女神吧。在这“拉涅洛克”的时候，新的“吉姆列”①将会在光荣和理智中出现。

蒸汽所发出的力量和近代的压力都是杠杆。“无血的主人”和他的忙碌的助手——他很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不过是仆人，是装饰华丽厅堂的黑奴隶罢了。他们带来宝物，铺好桌子，准备一个盛大的节日的到来。在这一天，女神以孩子般的天真，姑娘般的热忱，主妇般的镇定和智慧，挂起一盏奇丽的诗的明灯——它就是发出神圣的火焰的人类的丰富、充实的心。

新世纪的诗的女神啊，我们向你致敬！愿我们的敬礼飞向高空，被你听到，正如蚯蚓的感谢颂歌被你听见一样——这蚯蚓在犁头下被切成数段，因为新的春天到来了，农人正在我们这些蚯蚓之间翻土。他们把我们摧毁，好使你的祝福可以落到这未来新一代的头上。



新世纪的女神啊，我们向你致敬！

① 吉姆列（Gimle）是北欧神话中的“天堂”，只有正义的人可以走进去，永远地住在里面。



冰 姑 娘

1. 小 洛 狄

我们现在到瑞士去游览一下，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山国；那里峻峭的石壁上都长着树林。我们走上那耀眼的雪地，再走到下面绿色的草原上去；河流和溪涧在这里奔驰，好象怕来不及赶到海里似的，一转眼就在海中消逝了。太阳炽热

地照在深谷里，照在深厚的雪堆上；经过了许多世纪，雪堆凝结成闪亮的冰块，然后崩裂下来，积成了冰河。在一个叫做格林达瓦尔得的小小山城旁边，在警号峰和风雨峰下面的宽广的山峡里，就有两条这样的冰河。这两条冰河真是一种奇观；每年夏天，总有许多旅客从世界各国到此地来游览。他们越过积雪的高山；他们走过幽深的溪谷——经过溪谷的时候，他们得爬好几个钟头的山。他们爬得越高，这溪谷就显得越深。他们如果朝下俯视，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坐在气球上一样。

上面的山峰上笼罩着低垂的云块，好象是一层浓厚的烟幕；下面的溪谷里有许多棕色的木屋。偶尔有一线阳光射进溪谷，把一块葱绿的林地照得好象透明似的。水在浩浩荡荡地向下奔流，发出吼声；但是上游的水却只是潺潺地流着，迸出一种铿锵的音调，看上去好似一条从山上飘下来的银带。

有一条路通向山上：路的两旁有许多木屋，每座木屋都有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山地。这块地是非有不可的，因为那些木屋里有好多张小嘴——屋子里住着许多孩子，他们消耗他们一份口粮的本领是很强的。他们从这些房子里溜出，

朝一些步行的或是坐车的过路旅客围拢来。这里的孩子们都在做一种生意。他们兜售一些木雕的房子——就是我们在这山上所看到的这种房子的模型。不管晴天或下雨，人们总会看到成群的孩子跑来兜售他们的商品。

二十五年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也常到这儿来,希望做些买卖；不过他总是离开别的孩子在一旁站着。他的面孔非常严肃,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他的木匣子,好象他怎么也不愿放松似的。他的这副表情和他的这个小样儿，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旅客有时把他喊过去，一下子就把他的东西买光了，弄得他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道理。他的外祖父住在山顶上。这老头儿会雕出漂亮的新奇的小房子。他的房间里有一个木柜子,装的全是这类的玩意儿:硬果钳啦、刀子啦、叉啦，刻着美丽的蔓藤花纹和正在跳跃的羚羊的匣子啦。这些都是孩子们一看就喜欢的东西。可是洛狄——这就是这个小家伙的名字——总是怀着渴望的心情,睁着一对大眼睛望着挂在梁上的一杆旧枪,他的外祖父曾经答应过要把这支枪送给他,不过要到他长大了,有了健全的体格、善于使枪的时候才给。

这孩子虽然年纪还很小,却得看守山羊。如果说,一个

会跟羊一起爬山的人算得上是好牧羊人，那么洛狄就是一个能干的牧羊人了。他爬起山来比山羊还爬得高，而且，还喜欢爬到树上去取雀巢。他是一个胆大勇敢的孩子，但是，除了当他站在倾泻的瀑布旁边，或者是听到狂暴的雪崩的时候，谁也不曾看见他笑过。他从来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只有当他的外祖父叫他下山去卖东西的时候，他才跟他们在一起，而这正是他所不喜欢的。他喜欢独自一人爬山，或者坐在外祖父身旁，听这老人讲古时候的故事和关于他的故乡梅林根的人们的故事。老头儿说，住在梅林根的人们并不是原来就在那儿：他们是从北方流浪来的。他们的祖先住在北方，叫做“瑞典人”。这真是了不起的知识，而洛狄现在却有了。不过他从另外一些朋友那里又得到了更多的知识——这些朋友就是屋子里的家畜。屋里有一只叫做阿约拉的大狗，是洛狄的父亲留下的遗产。另外还有一只公猫，洛狄对这只猫特别有感情，因为它教给他爬高的本领。

“跟我一道到屋顶上去吧！”猫对洛狄说，而且说得非常清楚易懂，因为当一个孩子还没有学会讲话的时候，他是听得懂鸡和鸭、猫和狗的话的。这些动物的话，跟爸爸妈妈的话一样，很容易懂；但是一个人只有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才

能听懂。在小孩子的眼中，祖父的手杖可以变成一匹马，发出马的嘶声，有头，有腿，也有尾巴。有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上要比别的孩子停留得久一些；我们就说这种孩子发育迟慢，说他们长期地停留在孩子的阶段。你看，人们能够说的道理可多呢！



"小洛狄，跟我一起到屋顶上去吧！"这是猫开始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洛狄懂得的第一句话。"人们老说跌跤什么的——这全是胡说。只要你不害怕，你决不会跌下来的。来吧！这只爪要这样爬！那只爪要那样爬！要用你的前爪摸！眼睛要看准，四肢要放得灵活些，看见空隙，要跳过去紧紧地抓住，就象我这样！"

洛狄照它的话做了。结果他就常常爬到屋顶上，跟猫坐在一起。后来他跟它一起坐在树顶上，最后他甚至爬到连猫都爬不到的悬崖上去。

"再爬高一点！再爬高一点！"树和灌木说。"你看我们

是怎样爬的！你看我们爬得多高，贴得多紧，就是顶高、顶窄的石崖我们都可以爬上去！”

洛狄爬上最高的山峰；有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已爬上了山岭，喝着清晨的露水，吸着滋补的新鲜空气——这些东西只有万物的创造者才能供给。据食谱上说，这些东西的成分是：山上野草的新鲜香气和谷里麝香草以及薄荷的幽香。低垂的云块先把浓厚的香气吸收进去；然后风再把云块吹走，吹到杉树上。于是香气在空气中散发开来，又清淡又新鲜。这就是洛狄清晨的饮料。

太阳的光线——她们是太阳神的传播幸福的女儿——吻着他的双颊。昏迷之神隐隐地站在一旁，不敢走近他。住在外祖父家里的燕子——它们整整做了七个窠——绕着他和他的羊群飞，同时唱道：“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①！”它们把家人的祝福带给他，甚至还把那两只母鸡的祝福也带给他。这两只鸡是家里唯一的家禽，但是洛狄跟她们怎么也合不来。

他年纪虽小，却走过不少路。对于他这么一个小家伙

① 原文是：“Vi og i! I og vi!”这是模仿燕子的声音，但照字面译是“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的意思。

说来，他旅行过的路程也真不算短。他是在瓦利斯州出生的，但是被人抱着翻山越岭，来到这块地方。不久以前他还步行去拜访过灰尘泉一次。这泉从一个白雪皑皑的、叫做少女峰的山上流下来，很象悬在空中的一条银带。他曾经到过格林达瓦尔得的大冰河；不过这事情说起来是一个悲剧。他的母亲就是在那儿死去的，同时根据他的外祖母的说法，“洛狄在这儿失去了他儿时的欢乐。”当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曾经写道，“他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不过自从他到那个雪谷里去了一趟以后，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了。外祖父平时不大谈起这件事情，但是山里的居民全



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洛狄的父亲是个赶邮车的人,现在睡在外祖父屋里的那只大狗就常常跟着他在辛卜龙和日内瓦湖之间旅行。洛狄的父亲的亲属现在还住在瓦利斯州的伦河区;他的叔父是个能干的羚羊猎人,也是一个有名的向导。洛狄在一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这时母亲就非常想带着孩子回到居住在伯尔尼高地上的娘家去。她的父亲住的地方离格林达瓦尔得不过是几个钟头的路程。他是一个雕匠;他赚的钱足够养活他自己。

七月里,她带着孩子,由两个羚羊猎人陪伴着,越过介密山峡,回到在格林达瓦尔得的娘家去。他们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路程,已经越过了高峰,到达了雪地。他们已经看到了她的娘家所在的那个山谷和他们所熟知的那些木屋。他们只须再费一点气力,爬过一座大雪山的峰顶,就可以到了。这里刚下过雪,把一个冰罅盖住了,那冰罅并没有裂到流着水的地层,不过也裂到有一人多深。这个抱着孩子的少妇滑了一跤,坠落下去,便不见了。谁也没有听见她的叫声,连叹息声也没有听见,但是人们却听见了小孩子的哭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家才从最近的人家弄来绳子和竹

竿,设法搭救她。大家费了不少气力,才从这冰罅里捞出两具类似尸首的东西。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急救;结果孩子——而不是母亲——算是又能呼吸了。这样，老外祖母家里失去了女儿，却得到了一个外孙——一个喜欢笑而不喜欢哭的小家伙。不过这小家伙现在似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变化似乎是在冰罅里,在那个寒冷的、奇异的冰世界里形成的——根据瑞士农民的说法，这个冰世界里关着许多恶人的灵魂,而且这些灵魂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会得到释放。

冰河一望无际地伸展开去。那是一股汹涌的激流冻成的绿色冰块,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凝结在一起。在这冰堆下面,融化了的冰雪闷雷似地轰隆轰隆地朝山谷里冲过来。再下面就是许多深洞和大裂罅。它们形成一座奇异的水晶宫,冰姑娘——她就是冰河的皇后——就住在这宫里。她——生命的谋害者和毁坏者——是空气的孩子，也是冰河的强大的统治者。她可以飞到羚羊不能爬到的最高的地方,飞到雪山的最高的峰顶——在这里，就是最勇敢的爬山者也非得挖开冰块才能落脚。她在汹涌的激流两旁的细长的杉树枝上飞;她从这个石崖跳到那个石崖;她的雪白的长发和她的深绿色的衣裳在她的身上飘；她象瑞士最深的湖水那样

发出光彩。

“毁灭和占有！这就是我的权力！”她说。“人们把一个漂亮的男孩子从我的手中偷走了。那是我所吻过的一个孩子，但是我却没有把他吻死。他又回到人间去了。他现在在山上看羊。他会爬山，爬得非常高，高到离开了所有其他的人，但是却离不开我！他是属于我的。我要占有他！”

于是她吩咐昏迷之神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冰姑娘不愿意到长着野薄荷的绿树林中去。昏迷之神飞起来，接着就向下面扑去。这一位扑下去，马上就有三位也跟着扑下去，因为昏迷之神有许多姊妹——一大群姊妹。冰姑娘挑选了她们之中最强壮的一位。她们可以在屋里屋外发挥她们的威力。她们可以坐在楼梯的栏杆上，也可以坐在塔顶的栏杆上。她们可以象松鼠一样在山谷上跑，她们可以跳过一切障碍，她们可以象游泳家踩水那样踩着空气。她们可以把她们的牺牲者诱到无底的深渊里去。这些昏迷之神捉住人的时候，跟珊瑚虫捉住身边所有的东西一样，总是死也不放。现在昏迷之神就想捉住洛狄。

“捉住他吗？”昏迷之神说，“我可捉不住他！那只可恶的猫已经教给他一套本领了！他这个人间的孩子已经学会

一种特别的本领，我没有办法控制他。当他抓住一根树枝悬在深渊上的时候，我简直没有办法捉住这个小鬼。我多么想搔搔他的脚掌，使他在空中翻几个斤斗啊！”

“你就想法这样做吧，”冰姑娘说。“你不做我就去做！我去做！我去做！”

“不成！不成！”她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好象是教堂的钟声在山里发出的一个回音。然而这是一支歌，一种低语，一个和谐的合唱。它是大自然中别的神灵发出来的——它是太阳的那些温和、慈爱、善良的女儿发出来的。她们在黄昏时候化成一个花环，绕着山顶飞；她们张开玫瑰色的翅膀，在太阳下落的时候，这些翅膀就越变越红，使得那些高大的阿尔卑士山看上去象在燃烧一般。人们把这景象叫做“阿尔卑士山之火”。太阳落下以后，她们就回到雪白的山峰上躺下睡去。直到太阳再升起的时候，她们才又露出面来。她们特别喜欢花、蝴蝶和人类，而在人类之中她们最喜欢洛狄。

“你捉不住他！你占有不了他！”她们说。

“比他更强大和结实的人我都捉到过！”冰姑娘说。

于是太阳的女儿们唱了一曲旅人之歌。歌的内容是：旅人的帽子被一阵旋风疯狂地吹走了。

“风只能把人的身外之物吹走，但不能把人的身体吹走。你——暴力的孩子——能够捉住他，但是你保留不住他。人比你还要强大，甚至比我们还要神圣！他能爬得比我们的母亲——太阳——还要高！他有一种神咒可以制服风和水，叫风和水为他服务，受他支配。你只能使他失去那种拖累着他的沉重的压力，结果他反而会飞得更高。”

这就是那个钟声似的合唱所发出的美丽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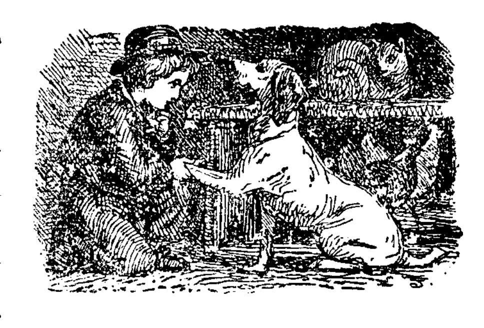
每天早晨，阳光射进外祖父房里唯一的一个小窗子，照在这个安静的孩子身上。太阳的女儿们吻着他：她们想要把冰河的公主印在他脸上的那个冰吻用暖气融化掉，使它消失。这个吻是他躺在那个在冰罅里死去的母亲的怀里时得到的。而他的复活也真是一个奇迹。

2. 走向新的家

洛狄现在八岁了。他的叔父住在伦河区高山的另一边。他想把这孩子接回去，让他受点教育，以便将来能够自立。外祖父觉得这样做很有道理，所以就让这孩子回去了。

洛狄现在要告别了。除了外祖父外，他还得跟许多别的人辞行。他最先跟老狗阿约拉辞行。

“你的父亲是一个赶邮车的，而我是一只邮车狗，”阿约拉说。“我们总是一道来回地旅行；所以我认识山那边的一些狗和山那边的一些人。我不习惯于多讲话，不过以后我们彼此谈话的机会既然不多，我倒可以比平时多讲几句。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它在我心里藏了很久，我也想了很久。我不大懂得它的意义，你也一定不会懂得，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懂得这一点：无论就狗来说，或就人来说，世界上的好东西都分配得不太平均。不是所有的狗生下来就有福气躺在人膝上或是吃牛奶的。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福气。不过我看见过一只哈叭狗，他居然坐在一部邮车里，占着一个人的位置。他的女主人——也可以说他是她的主人吧——带着一个奶瓶给他喂奶。她还给他糖果吃，但是他却不喜欢吃，只是把鼻子嗅了几下，结果她自己把糖果吃掉了。我那时正跟着邮车在泥巴里跑，饿得简直没有办法。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实在太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事情



却多着呢！我希望你也能坐在人的膝上，在马车里旅行一下。可是一个人却不是想什么就能做什么的。我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不管我叫也好，嗥也好。”

这就是阿约拉讲的话。洛狄紧紧地拥抱着它的颈，吻它的潮湿的鼻子。然后他又把猫抱进怀里，可是猫却想要挣脱开去，并且说：

“你比我强壮得多，所以我也不想用爪子抓你！爬上山去吧——我已经教给你怎样爬了。你只要记住你跌不下来，那么你就会抓得很牢了！”

猫说完这话就跑开了，因为它不希望洛狄看见它的眼里露着多么难过的神情。

母鸡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有一只已经没有尾巴了，因为有一位想成为猎人的旅行家以为她是一只野鸡，一枪把她的尾巴打掉了。

“洛狄又要翻山越岭了，”一只母鸡说。

“他真是个忙人，”另一只说，“我不愿意跟他说再见。”

说着她们就走开了。

他还要跟山羊告别。它们都叫道：“咩！咩！咩！”这叫声使他听了真难过。

住在附近的两个勇敢的向导也要翻山到介密山峡的另一边去。洛狄跟着他们一道去，而且是步行去的。对他这样的一个小家伙说来，这段路程是够辛苦的。不过洛狄是一个强壮的孩子，他从来就不怕困难。

燕子陪伴着他们飞了一程。它们唱:“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这条路要经过汹涌的路西尼河。这河从格林达瓦尔得冰河的黑坑里流出来，分散成许多小溪。倒下的树干和石堆横在河上搭成了桥。不久,他们走过赤杨森林,要开始爬山了。冰河在这山的近旁流过去。他们一会儿绕着冰块走，一会儿立在冰块上横渡冰河。洛狄有时爬，有时走。他的眼睛射出愉快的光芒。他穿着有钉的爬山靴，使劲地在地上踩着,好象他每走一步都要留下一个痕迹似的。山洪把黑土冲到冰河上,给冰河蒙上了一层黑色;但是深绿色的、玻璃似的冰块仍然隐隐地显露出来。这群旅人还得绕过许多由巨大的冰块围成的水池。偶尔间，他们走过一块悬在冰谷边缘的巨石。有时这石会滚下去，在冰谷的深渊里发出一个空洞的回音。

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向上爬。冰河也往上伸展，象一条夹在崖石之间的、由冰块形成的茫茫大江。一时间洛狄想

起了他以前听说过的一件事：他曾和他的母亲一起在这样一个阴森的深渊里躺过；但是这种回忆不久就从他心里消逝了。他觉得这件事跟他所听到过的许多其他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两位向导偶尔也觉得这样的路对这小家伙未免太吃力了，因此就伸出手去拉他一把。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累，他站在光滑的冰上，站得象羚羊那么稳。

现在他们爬上了石山。他们在光溜的石块中间走着。不一会他们又走进低矮的松树林,然后又踏上绿色的草地。这旅程永远是那么变幻无穷，那么新奇莫测。积雪的高山在他们的周围屹立着。孩子们把它们叫做"少女峰"、"僧人峰"和"鸡蛋峰";因此洛狄也就这样叫它们。洛狄从来没有爬得这样高,也从来没有走过这样茫茫的雪海:海上是一片没有波动的雪浪,风不时从雪浪中吹走一些雪片,好象吹走海浪上的泡沫一样。冰河"手挽着手",一个紧接着一个。每条冰河是冰姑娘的一座玻璃宫。她的权力,意志,就是：捉住和埋葬掉她的牺牲者。

太阳温暖地照着;雪反射出耀眼的光来,好象铺着一层淡蓝色的、晶亮的钻石。雪上躺着无数昆虫——特别是蝴蝶和蜜蜂——的尸体。这些昆虫飞得太高了，也可能是风

把它们吹得那样高，使得它们非冻死不可。

风雨峰上密集着一堆乌云，象一大捆又细又黑的羊毛那样悬挂在那里。云堆里充满了“浮恩”[1]，它只要一爆发，马上就会变成风暴。高山上的露宿，第二天的继续旅行，从深渊里迸发的、永无休止的穿凿巨石的流水——这整个的旅程在洛狄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雪海的另一边有一座荒凉的石屋；这石屋可以供他们休息和宿夜。屋里有木炭和杉树枝。他们立刻烧起一堆火来，同时还拼凑起舒服的床席。这队旅人于是围着火坐下，抽着烟，喝着他们亲手煮的、既温暖而又富有刺激性的汤。洛狄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晚餐。大家于是谈起住在阿尔卑士山区里的神怪和盘踞在深湖里的怪蟒；他们还谈到幽灵怎样把睡着的人劫走，飞到那个奇妙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去；野牧羊人怎样赶着黑色的羊群走过草地——虽然谁也看不见他，但是羊群的铃声和可怕的羊叫声却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洛狄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故事，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听这些故事的时

---

① 这是阿尔卑士山上的一种飓风（Fohn），一般是在冬天才有。

候，似乎也听到了那种可怖的、空洞的羊叫声。是的，这声音越来越清楚了，大家都能听见。这时他们就中止谈话，注意地倾听，而且还告诉洛狄不要睡着。

这就是“浮恩”——从山上吹到山谷里来的暴风；它能象折断脆弱的芦苇一样把树木折断，它能把河这边的木屋子吹到河的那一边去，好象我们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

一个钟头以后，他们才告诉洛狄说，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可以睡觉了。这段长途旅行已经使他困乏；他一听到他们的话就睡着了。

第二天大清早，他们又动身了。太阳为着洛狄照在新的山上，新的冰河上和新的雪地上。他们现在走进了瓦利斯州的境界，到达了从格林达瓦尔得就可以望见的山峰的另一边。但是他们离开新的家还很远。他们面前现在出现了新的深渊、新的山谷、新的树林和山路、还有新的房子和许多人。但是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畸形的人；他们又肿又黄的面孔显得难看可憎；他们的颈上悬着象袋子一样的又丑又重的肉球。他们是白痴病患者①。他们没精打

① 白痴病（Cretinere）是阿尔卑士山中一种普通的疾病。患者发育不良。常带有畸形的甲状腺肿。

采地走来走去，睁着一对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旁边过往的人。女人的样子尤其难看。难道他的新的家里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3. 叔　　父

洛狄来到了叔父的家里。谢谢上帝，这里住着的人跟洛狄平时所看到的人没有两样。这儿只有一个白痴病患者。他是一个可怜的傻孩子。他是那些穷苦人中间的一个，这些又穷又孤独的人老是在瓦利斯州流浪，从这家走到那家，每到一家就住上一个多月。当洛狄到来的时候，可怜的沙伯里恰巧住在他的叔父家里。

叔父是一个强壮的猎人；除打猎以外，他还有箍桶的手艺。他的妻子是一个活泼的小妇人，长着一个雀子般的面孔。一对鹰眼睛，一个盖着一层厚汗毛的长脖子。

对洛狄来说，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很新奇的——服装、举动、习惯，甚至语言都是新奇的。不过他的耳朵对这里的语言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景况比起外祖父的家来，似乎要好得多。他们住的房间比较大，而且墙上还装饰着羚羊角和擦得很亮的枪支，门上还挂着圣母象——象前还摆着

阿尔卑士山的新鲜石南，点着一盏灯。

前面已经说过，叔父是这一州第一流的猎人和最可靠的向导。洛狄现在快要成为这家的宝贝了。不过这家已经有了一个宝贝——一只又瞎又聋的猎犬。它现在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出去打猎了。但是大家还记得它过去的本领，因此它也成了家庭的一员，过着舒服的生活。洛狄抚摸着这猎犬，然而它却不愿意跟生人交朋友。洛狄的确是一个生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很快就获得了全家的喜爱。

“瓦利斯州的生活很不坏，”叔父说。“我们这儿有许多羚羊；它们死得不象山羊那样快。这里的日子比以前要好过得多。不管人们怎样称赞过去的日子，我们现在究竟是很舒服的。这个袋子现在穿了一个洞——我们这个闭塞的山谷现在有清凉的风吹进来了。旧的东西一衰退，新的东西就会到来，”他说。叔父把话一扯开，就谈起他儿时的事情，有时还谈起更早的事情——他的父亲那个时代的事情。那时瓦利斯州是一个所谓“闭气”的袋子，装满了病人和可怜的白痴病患者。

“不过法国军队到来了，”他说。“他们真算得上是医生！他们立刻把这疾病消灭了，还把害这病的人一同消灭了。这

些法国人才会打仗呢，而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女儿才会征服人呢！”于是叔父对他的法国血统的太太瞟了一眼，接着就大笑起来。“法国人还知道怎样炸毁我们的石头呢！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他们在石山上炸开一条辛卜龙公路——它是这样的一条路：我只须把它指给一个三岁的孩子看，对他说：到意大利去吧，沿着这条公路走就得了！只要这孩子不离开这条路，他就可以一直走到意大利。”

这时叔父就唱起一支歌来，同时喊：“拿破仑万岁！”

洛狄第一次听到人们谈起法国和伦河上的那个大城市里昂——他的叔父曾到那里去过。

没有过了多少年，洛狄就成了一个能干的羚羊猎人。他的叔父说，洛狄天生有这副本领。因此他教他怎样使枪，怎样瞄准和射击。叔父在打猎的季节里把他带上山去，让他喝羚羊的热血，因为这可以治猎人的头晕。叔父教给他怎样判断山上的雪块崩落下来的时刻——根据太阳光的强度，判断是在中午还是晚上。叔父还教给他怎样观察羚羊的跳跃，怎样向羚羊学习，以便练出一套落到地上而仍能象羚羊一样站着不动的本领。叔父还教给他怎样在没有立足点的石崖上用肘来支持自己，用大腿和小腿上的肌肉爬——

在必要的场合，甚至脖子都可以使用。

叔父说,羚羊是很狡猾的,常常布有岗哨。因此一个猎人必须比它更狡猾，让它嗅不出他的痕迹才成。他可以把帽子和上衣放在爬山手杖上来欺骗它们，使它们误把这种伪装当成人。有一天叔父带洛狄去打猎的时候就使过这么一套巧计。

山上的路很狭窄。的确，这不能算是路。它实际上是伸在一个张着大口的深渊上的“飞檐”。路上的雪已经融了一半，石块经鞋底一踩就裂成碎片。因此叔父不得不躺下去,一寸一寸地向前爬。碎石片落下来,从这个石壁撞到那个石壁上，一直坠进下边黑暗的深渊里。洛狄站在一块伸出的石头上，离开他的叔父大约有一百步的距离。从他站着的地方，他忽然看到一只巨大的兀鹰在他的叔父头上盘旋着。兀鹰只须拍一下翅膀,就可以把叔父打进深渊,再把他的尸身吃掉。

深渊对面有一只母羚羊和一只小羚羊，叔父在注视着它们的动静，而洛狄则在注视叔父头上的那只兀鹰。他知道这鸟的意图。因此他把他的手按在枪机上，随时准备射击。这时那只羚羊忽然跳起来了。叔父已经放了枪；羚羊

被一颗致命的子弹打穿了。不过它的孩子却逃脱了，好象它早已学会了死里逃生的本领似的。那只兀鹰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向另一个方向飞去。叔父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从洛狄口中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

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家；叔父哼出一个他年轻时候唱的调子。这时他们忽然听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声音。他们向周围望，向上面望。他们看见山坡上的积雪动起来了——在一起一伏地动着，象铺在地上的被单在被风吹拂似的。这片象大理石一样光滑和坚硬的雪浪现在裂成了碎片，变成一股汹涌的激流，发出象雷轰一样的声音。这是雪山在崩颓。雪块并没有落到洛狄和叔父的头上，但是离他们很近，一点也不远。

“站稳，洛狄！”叔父喊着，“拿出你全身的力量来站稳！”

洛狄紧紧地抱住近旁的一棵树干。叔父爬得更高，牢牢地抱住树枝。雪山就在离他们几尺远的地方崩塌。但是一阵飓风——雪崩所带动的一股暴风——把周围的大小树木象折断干芦苇似的都吹断了，把这些树的残骸吹得遍地都是。洛狄滚到地上。他抱着的那根树干已经被劈成两半。树顶被吹到老远的地方去了。洛狄在一堆残枝中间发现了



叔父的破碎的头颅。叔父的手还是热的，但是面孔已经辨认不出了。洛狄站在他的身旁，面色惨白，全身发抖。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到的恐怖，第一次体会到的震惊。

他在深夜才把这个噩耗带到家里。全家的人都充满了悲哀。主妇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连眼泪都没有了。只有当尸体搬回以后，她的悲哀才爆发出来。那个可怜的白痴病患者钻进了床里，整天都没有人看见他。到天黑的时候他才偷偷地走到洛狄身边来。

“请你替我写一封信！沙伯里不会写信！沙伯里要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发出去！”

“你要发一封信?”洛狄问。“寄给谁?”

“寄给基督!”

“你说寄给谁?”

这个傻子——大家都这样称呼白痴病患者——用一种感动人的眼光望了洛狄一会儿，然后合着手,庄严地、慢慢地说:

“寄给耶稣基督！沙伯里要寄给他一封信,祈求他让沙伯里死去，不要让这屋子的主人死去。”

洛狄紧握着他的手，说:

“信寄不到的！信不能使他活转来!”

但是洛狄没有办法叫沙伯里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你现在是这一家的靠山了。”婶母说。于是洛狄就成了这一家的靠山。

4. 巴 贝 德

瓦利斯州的头等射手是谁呢？的确，只有羚羊知道得最清楚。“当心洛狄这人啊!”谁是最漂亮的射手呢?“当然是洛狄啊!”女孩子们说；不过她们却不提什么“当心洛狄这人啊!”就是她们的母亲也不愿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因为

洛狄对待这些太太跟对待年轻姑娘们是一样地有礼貌。他非常勇敢，也非常快乐，他的双颊是棕色的，他的牙齿是雪白的，他的眼睛黑得发亮。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还只有二十岁。

他游泳的时候，冰水不能伤害他。他可以在水里象鱼似地翻来复去；他爬起山来比任何人都能干；他能象蜗牛似的贴在石壁上。他有非常结实的肌肉。这点从他的跳跃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本领是猫先教给他，后来羚羊又继续教给他的。

洛狄是一个最可靠的向导，他可以凭这种职业赚许多钱。他的叔父还教给他箍桶的手艺，但是他却不愿意干这个行业。他唯一的愿望是做一个羚羊猎人——这也能赚钱。人们都说洛狄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只可惜他的眼光太高了一点。他是被许多女子梦想着的跳舞能手；的确，她们有许多人从梦中醒来还在想念着他。

“他在跳舞的时候吻过我一次！”村塾教师的女儿安妮特对一个最好的女朋友说。但是她不应该说这句话——即使对她最亲密的女朋友也不应该。这类的秘密是很难保守的——它简直象筛子里的沙，一定会漏出去。不久大家都

知道心地好、行为好的洛狄，居然在跳舞时候吻了他的舞伴。然而他真正喜欢的那个人他却没有吻。

“要注意他！”一个老猎人说。“他吻了安妮特。他已经从 A 开始了①，他将会依照字母的次序一一吻下去。”

直到现在为止，爱管闲事的人只能宣传洛狄在跳舞的时候吻过舞伴。他的确吻过安妮特，但她并不是他心上的那朵花。

在贝克斯附近的一个山谷里，在一个潺潺的溪涧旁的大胡桃树林中，住着一个富有的磨坊主。他的住屋是一幢很大的房子，有三层高楼，顶上还有望楼。它的屋顶铺了一层木板，上面又盖了一层铁皮，所以在阳光和月光下，屋顶经常放出光来。最大的望楼上有一个风信标——一个插着闪亮的箭的苹果：这代表退尔所射出的那一支箭②。磨坊显得兴旺舒服，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它画出来或描写出来。但是磨坊主的女儿却不容易画或描写出来——至少洛狄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却在自己的心中把她描绘出来了：在他的心里，她的一双眼睛亮得象燃烧着的火，而这把火象别的火一样，是忽然燃烧起来的。其中最妙的一点是：磨坊主的女儿——美丽的巴贝德——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她

平时和洛狄交谈从来不超过一两个字。

磨坊主是一个有钱的人。他的富有使得巴贝德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洛狄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东西会高得连爬都爬不上去。你必须爬;只要你有信心,你决不会落下来的。这是他小时候得到的知识。

有一次，洛狄恰巧有事要到贝克斯去。这个路程是相当长的，因为那时铁路还没有筑好。瓦利斯州的广大盆地从伦河区的冰河开始,沿着辛卜龙的山脚,一直伸到许多大小不同的山峰中。上游的伦河常常漫出河岸，淹没田野和公路，碰见什么就毁灭什么。到西翁和圣·莫利斯这两个小城市,这盆地就弯得象肘一样：过了圣·莫利斯,盆地变

---

① 安妮特的名字 Annette 是以 A 这个字母开始的。

② 威廉·退尔（Vilhelm Tell）是瑞士传说中的一个民族英雄。瑞士在十四世纪受奥国的统治。奥国皇室驻瑞士的总督盖斯勒(Gessler)在市场上碰到了威廉·退尔。退尔拒绝对那代表他的职位的帽子敬礼,因而被捕。如果威廉·退尔想得到自由,他必须这样做:在他儿子头上放一个苹果,在离开八十步的地方，用箭把苹果射穿。他果然射穿了苹果而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儿子。当他正感到兴奋的时候，他的第二支箭露了出来。总督问他这支箭是做什么用的,他回答说:“如果我没有射中苹果,我就要用这支箭射死你!”总督马上又把他囚禁起来。后来起义的农民把他释放了。

得更加狭窄了，只剩下了河床和一条小路。瓦利斯州就到此地为止；它的边境上耸立着一座哨岗似的古塔。人们可以从这儿望见一座在石桥对面的收税人的房子。华德州就从这儿开始。离此不远就是这州的第一个城市贝克斯。旅客越向前走,就越看得见丰饶和肥沃的征象:他完全是在胡桃树和栗树林中旅行。柏树和石榴隐隐约约地在这儿那儿露出来。这儿的天气好象意大利那样温暖。

洛狄来到了贝克斯。他办完事以后，就在城里随便走走。他没有看到磨坊主的任何孩子,连巴贝德都没有看到。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天黑了。空中充满了野麝香草和菩提树花的香气。所有的青山似乎披上了一层发光的、天蓝色的面纱。四周是一片沉寂。这不是象睡着了或死一样的沉寂——不是的,这好象是大自然屏住了呼吸，在等待她的面影摄到蓝色的天空上去。在绿草原上的树木中,这儿那儿竖着一些竿子。竿子上挂着电线，一直通向这静寂的山谷外。有一根竿子上贴着一个东西。这东西一动也不动，很容易使人误认为一根干枯的树干。但这是洛狄。他静静地站在那儿，好象他周围的大自然一样。

他不是在睡觉，也没有死掉。世上巨大的事件或个人重要的遭遇常常要在电线中通过，而电线也从来不以微微的动作或小小的声音把这秘密泄露出来；同样，现在也有一件东西在浴狄的心里通过——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思想。这是一个与他一生的幸福有关的思想——也是从此刻起经常环绕着他的心的一个思想。他的眼睛在凝望着一样东西——一道从树林里磨坊主家巴贝德的住房里射出来的灯光。洛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人们很容易以为他在向一只羚羊瞄准。不过此刻他本人也很象一只羚羊，因为羚羊有时也会象一个石雕的动物似的站着，但只要有一块石子滚到它身旁，它马上就会跳起来，把猎人远远地扔在后面。洛狄也这样——有一个思想突然滚进他的心里。

“不要胆怯！”他说。“到磨坊去拜访一次吧！对磨坊主去道一声晚安，对巴贝德去道一声日安。只要你不害怕跌下来，你就永远不会跌下来的。如果将来我会成为巴贝德的丈夫，她迟早总是要见我的。”

于是洛狄大笑起来。他兴高采烈地向磨坊走去。他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求的是巴贝德。

满河的黄水在滚滚地流。柳树和菩提树垂在这激流上。

洛狄在路上走；正如一支老摇篮曲里所唱的，他是：

……走向磨坊主的家，

家里什么人也没有，

只有一只小猫在玩耍。

这猫儿站在台阶上，拱起它的背，说了一声："喵！"不过洛狄一点也没有理会猫儿的招呼。他敲敲门，没有谁答应，也没有谁来开门。"喵！"猫儿又叫起来。如果洛狄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他就会懂得这动物的语言，他就会知道猫儿是说："没有谁在家呀！"但是现在他得走进磨坊去亲自探问一下。他在里面得到了回答：主人有事旅行到因特尔拉根城去了。据塾师——安妮特的父亲——所作的学者式的解释，"因特尔拉根"就是 Inter lacus①，即"湖与湖之间"的意思。磨坊主已经走得很远，巴贝德也走了。有一个盛大的射击比赛会即将举行：明天早晨就要开始，而且要继续整整八天。凡是住在讲德文各州的瑞士人都要来参加。

---

① 这是拉丁文。一般的学究总喜欢在谈话时用几个拉丁字。

可怜的洛狄！他可说是选了一个很倒楣的日子来拜访贝克斯。他现在只好回家了。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做了。他从圣·莫利斯和西翁那条路向他自己的山谷、向他自己的山里的家走去。但是他并没有灰心。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好转了，因为他的心情从来就没有坏过。

“巴贝德现在住在因特尔拉根，离此有好几天的路程，”他对自己说。“如果走现成的大路，路程当然是很长的。但是如果走山上的小路，那就不算太远——这正是一个羚羊猎人应该走的路。这条路我以前曾走过一次。我最初的家就在因特尔拉根；我小时曾跟我的外祖父在那儿住过。现在那儿却有射击比赛！我正好去表演一下，证明我是第一流的射手。我只要一认识巴贝德，就会在那儿陪她在一起了。”

他背起一个轻便的行囊，里面装满了星期日穿的最好的衣服；他的肩上扛着一杆猎枪和猎物袋。这样，洛狄就爬上山，走一条捷径；当然路程还是相当长的。不过射击比赛还不过刚刚开始，而且还要继续一个多星期。在这整个期间，磨坊主和巴贝德据说就住在因特尔拉根的亲戚家里。洛狄走过介密山峡；他打算在格林达瓦尔得下山。

他精神饱满地、兴高采烈地走着，呼吸着新鲜、清洁、爽

神的山中空气。他后面的山谷越来越深；他前面的视野越来越广阔。这儿冒出一座积雪的高峰；那儿也冒出一座积雪的高峰。不一会儿，一长串白色的阿尔卑士山山脉就现出来了。洛狄认识每一个积雪的山峰。他径直向警号峰走去，这峰在蓝色的天空中伸着它那扑满了白粉的石指。

最后他总算走过了最高的山脊。绿油油的草地一直伸展到他的老家所在的山谷里。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他的心情也很轻松愉快。山上和山谷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和花朵。他的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他觉得他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生活、斗争和享受！他象鸟儿一样地自由，象鸟儿一样地轻快！燕子在他的身旁飞过，唱出他儿时常听到的一支歌："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一切都显得轻松，显得快乐。

再下面就是天鹅绒似的绿草地；草地上点缀着一些棕色的木屋。路西尼河在潺潺地流着。他看到了冰河和它的淡蓝色的、积着脏雪的边缘。他向深谷里望去，看到了上游和下游的冰河。他的心跳得很快，他的情绪很激动。一时间巴贝德的形象在他的心里消逝了，因为他心里充满了记忆，激动得厉害。

他又向前走，一直走到他儿时跟许多孩子一道卖木雕

小房子的地方。他的外祖父的房子就在一个杉树林的后面，现在那里面却住着陌生人。有许多孩子从大路上向他跑来，兜售他们的货物。他们中间有一个向他兜售一朵石南。洛狄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因此他就想起了巴贝德。不一会儿他走过了桥；路西尼河的两条支流就在这儿汇合。这儿的森林很密，这儿胡桃树撒下深荫。他现在看到了飘扬着的国旗——红底上绘着白十字的国旗：这是瑞士的、也是丹麦的国旗。现在因特尔拉根就在他眼前了。

在洛狄的眼中，这无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什么城市也比不上它。它是一个打扮得很华丽的瑞士城市。它不象其他的买卖城，没有那么一大堆用笨重的石头筑成的房子，没有那么一副冷冰冰的、华而不实的外表。这山谷里的木屋看上去好象是自动从山上跑下来的。它们在这清亮的、流得象箭一样快的河边参差不齐地排列着，形成了街道。最美丽的一条街是从洛狄儿时住在这儿的时候起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这条街好象是用他的外祖父雕的那些漂亮木屋——它们现在全都藏在老屋的柜子里——修建起来似的。它们被移植到此地来，象那些老栗树一样，已经长得很大了。

每幢房子是一个所谓的“旅馆”。窗子上和阳台上都雕

着花；屋顶向外突出。这些房子全都布置得美丽整齐。每一幢前面有一个花园，把房子从宽广的石铺路上隔开。跟这些房子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别的房子，它们都是在路的一边。要不是这样，它们就会彼此挡住，看不见它们面前的新绿草原——草原上有奶牛在吃草，并且发出阿尔卑士山草原上所特有的那种铃声。草原的四面围着高山，只有一边留出一个缺口，使人可以遥遥望见那个积雪的、亮晶晶的少女峰——这是瑞士一座最美丽的山峰。

这儿有多少从外国来的、服装华丽的绅士淑女啊！有多少从附近各州来的乡下人啊！每个射手在帽子的花环中插着自己的号数。这儿有音乐，也有歌唱；有管风琴，也有喇叭；有喧声，也有闹声。屋上和桥上都饰着诗和纹章。旗帜和国旗在飘扬。枪弹一颗接着一颗地在射击。在洛狄的耳中，枪声是最好的音乐。这里的热闹场面使他忘记了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巴贝德。

现在射手们都向靶子聚拢来。洛狄马上也加进他们的行列，而且他是一个最熟练、最幸运的人——每次他都打中了靶子。

"那个陌生人是谁呢——那个年轻的射手？"大家都问。

“他讲法文——瓦利斯州人讲的法文。但是他也能流利地用德文表达他的意思①！”另外有些人说。

“据说他小时候也在格林达瓦尔得附近住过，”第三个人说。

这个年轻人真是生气勃勃。他的眼睛炯炯有光，他的臂膀稳如磐石，因此他一射就中。幸运可以给人勇气，但洛狄自己早已有了勇气了。他立刻获得了一大批朋友；他们向他道贺和致敬。在这个时刻，他几乎把巴贝德忘记了。忽然有一只沉重的手落到他的肩上，同时有一个很粗的声音用法文对他说：

“你是从瓦利斯州来的吗？”

洛狄转过头来，看到一个红红的愉快的面孔。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就是贝克斯的那个富有的磨坊主。他的粗大的身躯几乎把苗条而美丽的巴贝德遮住了；但是她的那双光亮而乌黑的眼睛却在他后面窥望。这个富有的磨坊主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的那一州出了这么一个获得了一切人尊敬的好射手。洛狄真算得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他

① 瑞士分做三个区域：法文区、德文区和意大利文区；所以瑞士人一般都讲三种语言。

专诚到这里来寻找的、而来后又忘记了的那个对象，现在却来寻找他了。

人们在遥远的异地遇见故乡人的时候，他们马上会结成朋友，彼此交谈起来。洛狄凭自己的射击在这次比赛中变成了最出色的人物，正如这磨坊主凭他的财富和好磨坊变成了家乡贝克斯的名人一样。他们现在彼此握着手——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巴贝德也诚恳地握住洛狄的手。他也握着她的手，而且凝视了她一会儿，羞得她满脸通红。

磨坊主谈起他们到这儿来所经过的那条遥远的道路，和所看到的一些大城市。听他说来，这次的旅程真不短，因为他们得坐轮船、火车和马车。

“我倒是选了一条最短的路。”洛狄说。“我是从山上翻过来的。什么路也没有这高，不过人们倒不妨试试。”

“也不妨试试跌断你的脖子，”磨坊主说。“看样子，你这个人胆大如天，迟早总会把脖子跌断的。”

“只要你不认为自己会跌下来，你是不会跌下来的！”洛狄说。

因为洛狄跟这富有的磨坊主是同乡，所以磨坊主在因特尔拉根的亲戚（磨坊主和巴贝德就住在他们家里）就邀请

洛狄去看他们。对洛狄说来,这样的邀请是最理想不过的。幸运之神现在跟他在一起:她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和记住这句话:“上帝赐给我们硬壳果，但是他却不替我们把它砸开。”

洛狄在磨坊主的亲戚中间坐着，好象是他们家庭的一员。大家为最好的射手干杯;巴贝德也跟大家一起碰着杯。洛狄也回答他们的敬酒。

黄昏时候,大家在老胡桃树下,在那些漂亮旅馆面前的清洁路上散着步。这儿人很多，略有些拥挤。所以洛狄不得不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巴贝德扶着。他说他非常高兴在这里碰到从华德州来的人，因为华德州和瓦利斯州是两个非常好的邻州。他那么诚恳地表示出他的愉快，以致巴贝德也情不自禁地把他的手捏了一下。他们在一起散着步，差不多象一对老朋友一样;她这个娇小美丽的人儿,谈起话来倒很有风趣。她指出：外国来的一些女客们的服装和举止是多么荒唐和可笑；洛狄对这些话非常感兴趣。当然她并不是在讥笑她们,因为她们可能是大家闺秀。的确,巴贝德知道得很清楚，她的甜蜜可爱的干妈就是一个有身份的英国女子。十八年以前,当巴贝德受洗礼的时候,这位太太就

住在贝克斯。她那时就给了巴贝德一个很贵重的胸针——巴贝德现在还戴着它。干妈曾经来过两次信；巴贝德今年还希望在因特尔拉根遇见她和她的女儿呢。“这几个女儿都是老小姐，快三十岁了，”巴贝德说。——当然，她自己还不过十八岁。

她那张甜蜜的小嘴一忽儿也不停。巴贝德所讲的每件事情在洛狄听起来都显得非常重要。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也都讲了出来：他到贝克斯来过多少次，他对于磨坊知道得多么清楚，他怎样常常看见巴贝德（她当然没有注意到他），他最近怎样到磨坊去过一次，他的心那时怎样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她和她的父亲怎样都不在家——都走得很远，但是远得还不足以使他无法爬过横在路上的高山。

是的，他讲了这些话，而且还讲了许多其他的事情。

他说，他多么喜欢她——而且他到这儿来完全是为了她，并不是为了射击比赛。

巴贝德一句话也不说；他似乎把自己的秘密对她讲得太多了。

他们继续向前走。太阳落到高大的石壁后面去了。少女峰被附近山上的黑森林环绕着，显得分外地灿烂和华丽。

许多人都站下来静静地凝望。洛狄和巴贝德也对这雄伟的景色凝望。

“什么地方也没有这儿美！”巴贝德说。

“世上再也找不出象这样的地方！”洛狄说，同时望着巴贝德。

“明天我得回家去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到贝克斯来看我们吧！”巴贝德低声说。“你来看我们，我的父亲一定非常高兴。”

5. 在回家的路上

啊，第二天他在高山上向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他背的东西真不少！是的，他有三个银杯，两支漂亮的猎枪和一个银咖啡壶——当他自己有了家的时候，这个咖啡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这还不能算是最重的东西。他还得背一件更重、更沉的东西——也可以说是这东西把他从高山上背回家来的。

天气很不好，阴沉沉的，下着雨。云块象丧布似的复在山顶上，把那些闪亮的山峰都盖住了。斧子最后的伐木声在森林中发出回响。粗大的树干朝山下滚来。从高处望，

这些树干好象火柴棒，但它们是可以做大船的桅杆的。路西尼河在唱着单调的歌，风在呼呼地吹，云块在移动。

这时洛狄身旁忽然有一个年轻姑娘和他并肩走。他一直没注意，只有当她贴得这样近的时候，他才看到她。她也想走过这座山。她的眼里含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使你不得不看它们；而这对眼睛是那么亮，那么深——简直没有底。

“你有爱人没有？”洛狄说，因为他的心里现在充满了爱的感觉。

“没有！”这姑娘回答说，同时大笑起来。但是她说的似乎不是真话。“我们不要走弯路吧！”她继续说。“我们可以更往左一点。这样，路就可以近些！”

“对！而且还很容易掉到冰罅里去呢！”洛狄说。“你并不太熟悉这条路，但是你却想当一个向导！”

“我熟悉这条路！”她说，“而且我的思想也很集中。你老在留神下边的冰罅，但是在这儿你应该留神冰姑娘才对。据说她对人类很不客气。”

“我并不怕她，”洛狄说。“在我小时候她就得放过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她更捉不住我了。”

天变得更黑了。雨在下着，雪也飞来了，闪着白光，晃



人眼睛。

“把手伸给我吧,我可以拉着你爬!”这姑娘说，同时把她冰冷的手指摸了他一下。

“你拉着我?”洛狄说,“我并不需要一个女子帮助我爬山!”

于是他就大踏步从她身边走开。雪积在他的身上，象一件外衣。风在呼啸着。他听见这姑娘在他后面笑着唱着,

她的笑声和歌声引起一种奇怪的回声。他相信这一定是为冰姑娘服务的一个妖怪。他小时曾在这些山上旅行过。他在这儿宿夜的时候，他就听到过这类的事情。

雪下得小了。他下面是一片云雾。他回头望望，什么人也看不见。但是他仍然听到笑声和歌声——这可不象是人发出的声音。

洛狄到达了这山的最高部分；路开始从这儿伸向下边的伦河流域。他向夏莫尼望去；在一片蓝天上面，他看到两颗亮晶晶的星星。于是他想起了巴贝德，想起了他自己和自己的幸运。这些思想使他感到温暖。

6. 拜 访 磨 坊

"你带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回来！"他的年老的婶母说。她的奇怪的鹰眼睛射出光芒；她以一种奇怪的痉挛动作前后摇着她那满是皱纹的瘦颈，而且摇得比平时还要快。"洛狄，你正在走运！我的亲爱的孩子，我得吻你一下！"

洛狄让她吻了一下，但是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勉强接受这种家庭的小小温情。

"你长得多么漂亮啊，洛狄！"这老太婆说。

“不要叫我胡思乱想吧，”洛狄回答说，同时大笑了一声。他喜欢听这类的话。

“我再说一次，”她说，“你在走运！”

“对，我想你是对的！”他说，同时想起了巴贝德。

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到那深溪里去一趟。

“他们现在一定已经到家了，”他对自己说。“照他们应该到家的日子算来，已经过了两天了。我得到贝克斯去一趟！”

洛狄于是到贝克斯去；磨坊里的人都回来了。大家都欢迎他：住在因特尔拉根的人也托人向他致意。巴贝德没有讲很多话。她现在变得很沉默，但是她的眼睛在讲话——对洛狄说来，这已经很够了。磨坊主素来多话，而且喜欢以他自己的想法和风趣话使别人发笑；但是这次他似乎只愿意听洛狄讲自己的打猎故事：羚羊猎人在高山上有不可避免的危险和困难，他们怎样得在石崖上的不牢的“雪檐”上爬（这些雪檐是冰雪和寒气冻在石壁上的），他们怎样得走过横跨深渊的雪桥。

洛狄一谈起猎人的生活、羚羊的狡猾和它的惊人的跳跃、狂暴的“浮恩”和来势汹汹的雪崩，他的脸上就显得格外

好看，他的眼睛就射出光芒。他注意到他每讲一个新的故事，磨坊主对他的兴趣就增加一分。使这老头子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年轻猎人所讲的一个关于兀鹰和巨鹰的故事。

离这儿不远，在瓦利斯州，有一个鹰窠很巧妙地建筑在一个悬崖下面。窠里有一只小鹰；要捉住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天以前有一个英国人曾经答应过，假如洛狄能把那只雏鹰活捉下来，他可以给他一大把金币。

“但是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呀，”洛狄说。“那只雏鹰是没有办法捉到的；除非你是个疯子，你才敢去试试。”

他们不停地喝酒，不停地聊天；洛狄觉得夜太短了。这是他第一次拜访磨坊。他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夜半了。

灯光还在窗子里和绿树枝间亮了一会儿。客厅的猫从天窗里爬出来，与沿着排水管走来的厨房的猫相会。

“磨坊里有什么消息没有？”客厅的猫问。“屋子里有人秘密地订了婚，而父亲却一点也不知道。洛狄和巴贝德整晚在桌子底下彼此踩着脚爪。他们甚至还有两次踩到我的脚爪上，但是我却没有叫，为的是怕引起别人注意！”

“要是我，我可要叫的！”厨房的猫说。

“厨房里的事情不能与客厅里的事情相提并论，”客厅



的猫说。“不过我倒很想知道，假如磨坊主听到他们订了婚，他会有些什么意见！”

的确，磨坊主会有什么意见呢？这也是洛狄想要知道的事情。不过叫他老等着，他可办不到。因此，没有过多少天，当公共马车在瓦利斯州和华德州之间的伦河桥上走过的时候，车里就坐着一个旅客——洛狄。他象平时一样，心情非常好；他愉快地相信，这天晚上他一定会得到“同意”的答复。

黄昏时候，公共马车又在往回走。洛狄也坐在里面往回走。不过客厅的猫却带着一个消息跑进磨坊。

“你这个呆在厨房里的家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吗？磨坊主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事情完了！洛狄天黑时到这儿来过。他和巴贝德在磨坊主的房间外面的走廊上小声小气地讲了一大堆话。我躺在他们的脚下，但是他们没有理睬我，连想都没有想到我。

“‘我要当面对你父亲讲！’洛狄说。‘这是最可靠的办法。’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巴贝德说，‘替你打打气！’

“‘我有足够的勇气，’洛狄说，‘但是有你在场，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他总得放客气些。’

“于是他们就进去了。洛狄踩了我的尾巴，踩得真够厉害！洛狄这个人真笨。我叫了一声，不过他和巴贝德全没有理我。他们把门推开，两个人一齐进去，我当然走在他们前面。我马上跳到椅背上，因为我怕洛狄会踢我。哪晓得磨坊主这次倒踢起人来。他踢得才凶呢！把他一脚踢出门外，一直踢到山上的羚羊那里去了。现在洛狄可以瞄准羚羊，但可不能瞄准我们的小巴贝德了。”

“不过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呀？”厨房的猫问。

“什么吗？人们在求婚时说的那套话，他们全说了。比如：‘我爱她，她爱我。如果桶里的牛奶够一个人吃，当然也

可以够两个人吃的！’

“‘但是她的地位比你高得多！’磨坊主说。‘她坐在一堆金沙上——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攀不上呀！’



“‘只要一个人有志气，世上没有什么攀不上的东西！’洛狄说，因为他是一个直爽的人。

“‘你昨天还说过，那个鹰窠你就爬不上。巴贝德比鹰窠还要高呢。’

“‘这两件东西我都要拿下来！’洛狄说。

“‘如果你能把那只小鹰活捉下来，那么我也可以把巴贝德给你！’磨坊主说，同时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好吧，洛狄，谢谢你来看我们！明天再来吧，你在这儿什么人也看不到了。再会吧，洛狄！’

“巴贝德也说了再会。她的样子真可怜，简直象一只再也看不见母亲的小猫一样。

“‘男子汉，说话算话！’洛狄说。‘巴贝德，不要哭吧，我会把那只小鹰捉下来的！’

“‘我想你会先跌断你的脖子！’磨坊主说，‘要是这样，你再也不能到这儿来找麻烦了！’

“我认为这一脚踢得很结实。现在洛狄已经走了；巴贝德在坐着流眼泪。但是磨坊主却在唱着他旅行时学到的那支德文歌！这类的事儿我也不愿再管了，因为管了没有什么好处！”

“你不过是说说罢了！”厨房的猫说。

7. 鹰　　窠

山路上有一阵愉快的歌声飘来。这歌声很洪亮，表示出勇气和快乐的心情。唱的人就是洛狄。他正要去看他的

朋友维西纳得。

“你得帮我一下忙！我们得把拉格利找来，因为我想要取下崖顶上的那个鹰窠！”

“你还不如去取月亮里的黑点子。这比取那个鹰窠难不了多少！”维西纳得说。“我看你的心情倒蛮快活呢！”

“对啦，因为我要结婚了！不过，讲老实话，我得把实情告诉你！”

不一会儿维西纳得和拉格利就知道了洛狄的用意。

“你真是个固执的家伙，”他们说。“事情不能这样办！你会跌断你的脖子的！”

“只要你不怕跌下来，你就决不去跌下来的！”洛狄说。

半夜里，他们带着竿子、梯子和绳子出发了。路伸进灌木林，通过松散滚动的石子；他们一直向山上爬，爬了一整夜。他们下面的水在潺潺地流，他们上面的水在不停地滴，半空浮着的是漆黑的云块。这队猎人到达了一个峻峭的石壁；这儿比什么地方还要阴暗。两边的石崖几乎要碰到一起了，只有一条很狭的罅缝露出一片天来。石崖下面是一个深渊，里面有潺潺的流水。

这三个人静静地坐着。他们等待天明。如果他们想捉

住小鹰的话,他们必须等母鹰在天明飞出时一枪把她打死。洛狄一声也不响，好象他变成了他坐着的那块石头的一部分似的。他把枪放在面前,扳上了枪机;他的眼睛注视着石崖的顶——鹰窠就藏在那儿一块突出的石头底下。这三个猎人需要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

忽然间，他们听到头上有一阵骚动的飕飕声。一只庞大的物体在飞动,把天空遮暗了。这黑影刚一离开窠,两杆猎枪就瞄准它了。有一枪打了出去；那双张着的翅膀拍了几下。接着就有一只鸟慢慢地坠落下来，这只鸟和它张着的翅膀几乎可以把整个的深渊填满，甚至把这几个猎人也打下去。最后这鸟儿在深渊里不见了。它降落的时候折断了许多树枝和灌木林。

这几个猎人现在开始工作了。他们把三把最长的梯子头抵头地绑在一起；这样,这梯子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地方。但是梯子最高的一级所能达到的地方，离鹰窠还有相当距离。鹰窠是藏在一块突出的石头底下，而通到这窠的石壁却光滑得象一堵墙。经过一番商议以后，这几个人决定再接上两把梯子,从崖顶上放下来,跟下面的三把梯子衔接起来。他们花了好大一番气力才找来了两把梯子，把它们头

抵头地用绳子绑好，然后再把它们沿着那个突出的石头放下来，这样梯子就悬在深渊的半空，而洛狄则坐在它们最低的一个横档上。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云雾正从这个漆黑的深渊里升上来。洛狄好象是一只坐在雀子在筑巢时放在工厂烟囱边上的一根干草上的苍蝇，而这根草正在飘动。如果这根草掉下来，只有苍蝇可以展开翅膀，逃出性命。但是洛狄却没有翅膀，只会跌断脖子。风在他身边呼呼地吹。深渊底下的水正从融化着的冰河——冰姑娘的宫殿——里轰轰地向外流。

他把这梯子前后摇摆，正如一个蜘蛛要网住物件时摇摆它的细长的蛛丝一样。当他在第四次接触到下面的梯子时，他就牢牢地钩住下面的梯顶，用他的能干的手把悬着的和搭着的梯子绑在一起；但是梯子仍然在摇摆，好象它们的铰链全都松了似的。

这连在一起的五根长梯子，象一根飘摇的芦苇似的，撞着垂直的石壁。现在最危险的工作开始了：他得象一只猫似的爬上去。洛狄做起这种事来当然是不难的，因为猫已经教会了他怎样爬。他一点也不知道昏迷的女神就浮在他后面的空中，而且正向他伸出珊瑚虫一样的手来。当他爬到



梯子顶上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高度还不足以使他看到鹰窠里的情景。他只能用手够到它。他把鹰窠底下那些密密的枝条用手摸了一下，看这些枝条够不够结实。他抓住了一根牢固的枝条以后，他顺势一跃，就离开了梯子，于是他的头和胸部就升到鹰窠上面。这时他就闻到一股死尸的臭味，因为鹰窠里有许多腐烂了的羚羊、雀子和绵羊。

昏迷之神因为控制不了他，只好把这些有毒的臭味朝他的脸上吹来，好叫他昏过去。在下边张着大口的黑色深渊里，冰姑娘披着淡绿色的长发，坐在翻腾的水上。她的一对死冰冰的眼睛象两个枪眼似的盯着洛狄。

"现在我可要捉住你了！"

洛狄在鹰窠的一角看到了小鹰。虽然它现在还不能飞，它已经是一只庞大、凶恶的鸟了。洛狄聚精会神地盯着它。他使尽气力用一只手来稳住自己的身体，同时用另一只手把绳子的活结套在这小鹰的身上。这只鸟现在算是活生生地被捉住了。洛狄把它的腿牢牢地系在活结里，然后把它向肩上一扔，使它低低地悬在他下面。这时有一根绳子从上面放下来了。他紧紧地握着这根绳子，徐徐下落，直到他的脚尖触到梯子最高的一根横档为止。

“扶稳！只要你不害怕跌下来，你就永不会跌下来的！”他很早就有这种认识；现在他就照这种认识办事。他稳稳地扶着梯子向下爬。因为他相信他不会跌下来，所以他就没有跌下来。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强有力的喝采声。洛狄拿着小鹰，站在坚实的石地上，安然无恙。

8. 客厅的猫透露出的消息

“这就是您所要求的东西！”洛狄说。这时他走进了贝克斯的磨坊主的家里。他把一个大篮子放在地板上，然后把盖子揭开。一对有黑圈围着的黄眼睛在凶狠地望着人。这对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凶猛，简直象要燃烧起来、把所

看见的东西咬一口似的。这鸟的短而结实的嘴大张着准备啄人。这鸟的颈是红的，盖着一层绒毛。

“小鹰！”磨坊主说。巴贝德大叫一声，向后退了几步；可是她的目光却没有从洛狄和这小鹰身上移开。

“你居然不害怕！”磨坊主说。

“而你也不食言！”洛狄说。“各人有各人的特点！”

“不过你怎么没有把脖子跌断呢？”磨坊主问。

“因为我抓得牢呀！”洛狄回答说。“我现在还是这样！我把巴贝德抓得也很牢！”

“先等等吧，看你什么时候能得到她！”磨坊主说，同时大笑起来。他这样笑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巴贝德知道。

“赶快把这小鹰从篮子里拿出来，它这副盯着人的样子真可怕！你怎样把它捉下来的？”

洛狄现在不得不描写一番了。磨坊主的一双眼睛望着他，越睁越大。

“你这样有勇气，这样运气好，你简直可以养活三个太太！”磨坊主说。

“谢谢您！谢谢您！”洛狄大声说。

“但是现在你还得不到巴贝德！”磨坊主说着，同时在

这年轻猎人的肩上开玩笑地拍了一下。

“你知道磨坊里最近的消息吗?”客厅的猫问厨房的猫。“洛狄送给我们一只小鹰,但是他却要把巴贝德拿去作为交换。他们已经接过吻，而且还让爸爸在旁边亲眼看着呢！这简直等于订婚了！老头子没有再踢他出去。他缩回脚，打起盹来,让这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喵个不停。他们彼此要讲的话真多；不到圣诞节，他们是讲不完的!”

事实上他们到了圣诞节也没有讲完。风把黄叶吹得满天飞;雪在山谷里飘,也在山上飘。冰姑娘坐在壮丽的宫殿里，而在冬天这宫殿一天比一天扩大。石崖盖上了一层冰块；冰柱象笨重的象牙似的从上面垂下来——在夏天的时候，溪水在这儿散出一层潮湿的雾。奇形怪状的冰花在盖满了雪球的杉树上射出光彩。冰姑娘乘着急风在深谷上驰骋。雪地的面积扩大到贝克斯来;因此她也能随着雪地的扩大到贝克斯来了，并且望见坐在屋子里的洛狄。这年轻人老是跟巴贝德坐在一起——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习惯。他们的婚礼将要在夏天举行。他们的耳朵里老有声音在响①，因为他们的朋友经常在谈论他们。

一切象太阳光那样明朗；最美丽的石南也开了。可爱

的、满面笑容的巴贝德现在好象是春天——那使一切鸟儿歌唱夏天和婚礼的美丽的春天。

“他们两个人老坐在一起，偎在一起！”客厅的猫说。“老听着他们喵喵叫，真使我腻烦极了！”

9．冰 姑 娘

春天把她的嫩绿的花环在胡桃树上和栗树上陈列出来了。生长在圣·莫利斯桥和日内瓦湖以及伦河沿岸的胡桃树和栗树开得特别茂盛；伦河正从它的源头以疯狂的速度在冰河底下奔流。这冰河就是冰姑娘住的宫殿。她乘着急风从这儿飞向最高的雪地，在温暖的阳光下的雪榻上休息。她坐在这里向下面的深谷凝望。在这些深谷里，人就象被太阳照着的石头上的蚂蚁一样，来来往往忙个不休。

“太阳的孩子们把你们称为智慧的巨人！”冰姑娘说。“你们都不过是虫蚁罢了。只要有一个雪球滚下来，你们和你们的房子以及城市就会被毁灭得干干净净！”

---

① 这是北欧的迷信：一个人的耳朵里如果有声音在响，那就是有人在谈论他。

于是她把头昂得更高，用射出死光的眼睛朝自己周围和下面望了一眼。但是山谷里升起一片隆隆的响声。这是人类在工作——在炸毁石头。人类在铺路基和炸山洞，准备建筑铁路。

“他们象鼹鼠似地工作着！”她说。“他们在打地洞,所以我才听见这种好象放枪的声音。当我迁移我的一个宫殿



的时候，那声音却比雷轰还大。”

这时有一股浓厚的烟从山谷里升起，象一片飘着的面纱似的在向前移动。它就是火车头上浮动着的烟柱。这车头正在一条新建的铁路上拖着一条蜿蜒的蛇——它的每一节是一个车厢。它象一支箭似地在行驶。

“这些‘智慧的巨人’，他们自以为就是主人！”冰姑娘说。“但是大自然的威力仍然在统治着一切呀！”

于是她大笑起来。她唱着歌；她的歌声在山谷里引起一片回音。

“雪山又在崩颓了！”住在下边的人说。

但是太阳的孩子们以更高的声音歌唱着人的智慧。人的智慧统治着一切，约束着海洋，削平高山，填满深谷。人的智慧使人成为大自然的一切威力的主人。正在这时候，在大自然所统治着的雪地上，有一队旅人走过。他们用绳子把自己联在一起，好使自己在深渊旁边光滑的冰上形成一个更有力量的集体。

“你们这些虫蚁啊！”冰姑娘说。“你们这批所谓大自然的威力的主人！”

于是她把脸从这队人掉开，藐视地望着下边山谷里正

在行驶着的火车。

“他们的智慧全摆在这儿！他们全在大自然的威力的掌握中：他们每个人我都看透了！有一个人单独地坐着，骄傲得象一个皇帝！另外有些人挤在一起坐着！还有一半的人在睡觉！这条火龙一停，他们就都下来，各走各的路。于是他们的智慧就分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去了！”

她又大笑了一通。

“又有一座雪山崩颓了！”住在山谷里的人说。

“它不会崩到我们头上来的，”坐在火龙后面的两个人说。正如俗话所说，这两个人是“心心相印”。他们就是巴贝德和洛狄，磨坊主也跟他们在一起。

“我是当做行李同行的！”他说。“我在这儿是一个不可少的累赘。”

“他们两人都坐在里面！”冰姑娘说。“我不知摧毁了多少羚羊，我不知折断了几百万棵石南——连它们的根也不留。我要毁掉这些东西：智慧——精神的力量！”

她大笑起来。

“又有一座雪山崩颓了！”住在山谷里的人说。

10. 巴贝德的干妈

跟克拉伦斯、维尔纳克斯和克林三个小镇在日内瓦湖的东北部形成一个花环的最近的一个城市是蒙特鲁。巴贝德的干妈——一位英国贵妇人——就带着她的几个女儿和一个年轻的亲戚住在这里。她们到这儿来没有多久，但是磨坊主早已经把女儿的订婚消息告诉她们了。他还把洛狄，那只小鹰以及他到因特尔拉根去的事情也都讲了——总之，他把前前后后的一切经过都说了。她们听了非常高兴，同时对洛狄和巴贝德，甚至对磨坊主都表示关怀，并且还要求他们三个人来看看她们。她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来的。巴贝德希望看看干妈，干妈也希望看看巴贝德。

在日内瓦湖的尽头，有一艘汽船停在维也奴乌小镇下边。汽船从这儿开半个钟点就可以到维尔纳克斯——离蒙特鲁不远。这湖滨经常是诗人们歌颂的对象。拜伦曾经在这深绿的湖畔的胡桃树下坐过，还写过和谐的诗篇，叙述被监禁在黑暗的犀永石牢里的囚徒①。水上有一处映着隐在垂柳中的克拉伦斯；卢梭就常在这附近散步，酝酿着他的哀绿

绮丝②。伦河在沙伏依州的雪山下面流着；离它流入湖的出口处不远有一个小岛。从岸上看，这岛小得简直象一条船。事实上它是一个石礁。在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位贵妇人把它的周围填上了土，接着在它上面又盖了一层土。岛上现在长了三棵槐树，把整个的岛都遮住了。巴贝德非常喜欢这块小地方。在她看来，这是她全部旅行中所到的最可爱的一个处所。她说大家应该上去看看。她认为在这个小岛上散散步一定是非常愉快的。但是轮船却在它旁边开过去了；照一般惯例，轮船只有到维尔纳克斯才停下来。

这一小队旅客在阳光下的围墙之间走着，这些围墙把蒙特鲁这个小山城面前的许多葡萄园都围了起来。许多无花果树在农家的茅舍面前洒下荫影；花园里有许多月桂树和柏树。半山腰有一个旅馆；那位英国贵妇人就住在里面。

主人的欢迎是诚恳的。干妈是一个高大、和善的女人；

---

① 这是指拜伦在一八一六年发表的长诗犀永的囚徒（Prisoner of Chillon），内容描写日内瓦的圣·维克多寺院的副住持得·朋尼瓦尔因为与爱国志士共谋推翻萨伏依公爵的统治，而两次被囚禁在犀永石牢里的故事。

② 这是指卢梭在一七六一年发表的小说新哀绿绮丝（La Nouvelle Heloise）。这小说是他一七五六年在巴黎写成的。

她的圆脸蛋老带着笑容。她小时一定跟拉菲尔①所刻的安琪儿差不多。她的头现在还象一个安琪儿的头，不过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她的几个女儿都是美丽、文雅、又高又苗条的女子。跟她们在一道的表哥穿的是一身白衣服。他的头发是金黄的；他的一脸黄络腮胡子就是分给三个人还够用。他对巴贝德立刻表示出极大的好感。

大桌子上堆着许多装帧精美的书籍、乐谱和图画。阳台上的门是开着的；他们可以望见外面那个美丽而广阔的湖。这湖非常莹清平静，沙伏依州的山、小镇、树林和雪峰全都映在里面。

洛狄本来是一个非常直爽、活泼和随便的人。现在他却感到非常拘束起来。他走起路来简直象踩着铺在光滑的地板上的豌豆似的。他觉得时间过得真慢！他觉得好象他在踩着踏车②。他们还要到外面去散步！这也是同样地

---

① 拉菲尔（Santi Raphael，1483－1520）是意大利罗马学派的一个伟大艺术家。

② 这是英国一个叫做古比特（Sir William Cubitt）的爵士在一八一八年所“发明”的一种苦役劳动。踏车是一种木轮子；犯人用手支在两边的栏杆上，不停地用脚踩着这轮子，使它象现代的发动机似地发出动力。

慢,同样地叫人感到腻烦！洛狄如果向前走两步,必须再退后一步才能跟大家看齐。他们向石岛上的阴暗的犀永古堡走去，为的是要看看那里面的刑具、地牢、挂在墙上的锈链子、死刑犯所坐的石凳、地板门——死刑犯就是从这门被扔到水里的铁桩上去的。

他们认为看这些东西是一桩愉快的事！这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地点；拜伦的歌把它提升到诗的世界。不过洛狄仍然觉得它是一个行刑的场所。他把头伸出石窗，望着深沉的绿水和那个长着三棵槐树的小岛。他希望他现在就在那个岛上，不跟这批喋喋不休的朋友在一起。不过巴贝德的兴致非常高。她后来说,这次出游使她感到非常愉快;她还认为那位表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绅士。

“一个不折不扣的牛皮大王！”洛狄说。这是洛狄第一次说出使她不高兴的话。

这位英国人送她一本小书,作为游历犀永的纪念。这就是拜伦的诗犀永的囚徒的法译本——为的是使巴贝德便于阅读。

“这可能是一本好书,”洛狄说，“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他送你这本书，并不能讨得我的欢心。”

“他的样子象一个没有装面粉的面粉袋，”磨坊主说，同时对自己的笑话大笑起来。

洛狄也大笑起来，称赞这话说得非常好，非常正确。

11. 表　哥

两三天以后，洛狄又到磨坊去了一次。他发现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也在场。巴贝德在他面前摆出一盘清蒸的鳟鱼，而且还亲手用荷兰芹把这鱼装饰了一番，使这鱼能引起人的食欲。而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个英国人到这儿来做什



么呢？为什么巴贝德要这样伺候他、奉承他呢？洛狄吃起醋来——这可使巴贝德高兴了。她怀着极大的兴趣来探讨他的内心的各个方面——弱点和优点。

爱情对她说来仍然是一种消遣；她现在就在戏弄洛狄整个的感情。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她的幸福的源泉，是她的思想的中心，是她在这世界上最好和最宝贵的东西。虽然如此，他越显得难过，她的眼睛就越露出笑容。她还愿意把这位长着一脸黄络腮胡子的金发英国人吻一下呢——如果这能够使洛狄一气而走的话；因为这可以说明他爱她。小巴贝德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聪明的，然而她不过只有十九岁呀。她不大用脑筋。她更没有想到，她的这种作法对于那个英国人说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而对于一个诚实的、订过婚的磨坊主的女儿说来，会显得多么轻率和不当。

从贝克斯通到此地的公路要在一座积雪的石峰（它在当地的方言中叫做“狄亚卜勒列兹”）下边经过；磨坊的位置就在这儿。它离一条激流的山溪不远。溪里的水象盖了一层肥皂泡似地呈灰白色，但是推动磨坊轮子的动力并不是这溪水，另外还有一条小溪从河另一边的石山上流下来。它冲

进公路下边用石头拦起的一个蓄水池，再注入一个木槽，与河水汇合一起来推动那个庞大的磨坊轮子。木槽里的水漫到边上。凡是想走近路到磨坊去的人，就不妨在这又湿又滑的木槽边缘上踩过去。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就想这样试一下！

有一天晚上，他象一个磨坊工人似地穿着一身白衣服，被巴贝德的窗子所射出来的灯光引导着，在这边缘上爬过去。他从来没有学过爬，因此他差不多要倒栽葱地滚进水里去了。他总算运气好，不过他的袖子却全打湿了，他的裤子也弄脏了。因此，当他来到巴贝德的窗下时，他已经是全身透湿，遍体泥巴。他爬到一棵菩提树上，做出一种猫头鹰的叫声来——这是他唯一会模仿的声音。巴贝德听到这声音，就在薄薄的窗纱后面向外探望。她一看到这个白色的人形，就已经猜到这是谁了。她的心害怕得跳起来。她急忙把灯灭了，同时仔细地把所有的窗子都插好，让他痛痛快快地学一阵猫头鹰叫。

要是洛狄这时在磨坊里，事态就要严重了！但是洛狄却不在磨坊里，不，比这还要糟：他就在这菩提树下。他们大声地吵闹，对骂起来。他们可能打起来——甚至弄出谋杀事件也说不定。

巴贝德急忙把窗子打开，喊着洛狄的名字，叫他赶快走开，并且说不准他留在这儿。

“你不准我留在这儿！”他高声说。“原来你们早已经约好了！你想要有好朋友——比我还好的人！巴贝德，你简直不要脸！”

“你真可憎！”巴贝德说。“我憎恨你！”她哭起来。“滚开！滚开！”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说。当他走开时，他的脸上象火一样在发烧，他的心也象火一样在发烧。

巴贝德倒在床上哭起来。

“洛狄，我那么热烈地爱你，而你却把我当做一个坏人看待！”

她很生气，非常生气。这对她是有好处的，否则她就会感到更难过了。现在她睡得着了——可以有一次恢复精神和青春的睡眠了。

12. 妖　魔

洛狄离开贝克斯，朝回家的路上走。他爬上空气清凉的高山；山上有积雪，有冰姑娘在统治着。下边是一片枝叶

繁盛的树木，看起来象一片马铃薯的叶子。杉木和灌木林从上面看都显得非常细小。被雪盖着的石南，东一堆，西一堆，很象晾在外面的被单。有一棵龙胆挡住他的去路；他用枪托一下子就把它摧毁了。

在更高的地方出现了两只羚羊。他一想到别的东西，眼睛就立刻亮起来了。但是要想射中这两只羚羊，距离还不够近。因此他继续向上爬，一直爬到一块只长着几根草的石堆上。这两只羚羊现在悠闲地在雪地上走着。他加快步子；云块把他罩住了。他来到了一个峻峭的石崖面前；这时开始下起倾盆大雨来。

他感到象火烧一样地干渴。他的头脑灼热，但是他的四肢寒冷。他取出打猎用的水壶，但是壶里已经空了，因为他一赌气爬上山的时候，忘记把水灌满。他一生没有病过，但是他现在却有生病的感觉了。他非常疲累，很想躺下来睡一觉，但是处处都是水。他想鼓起精神来，但是一切东西都在他眼前奇形怪状地颤动，这时他忽然看见他在这一带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一个靠着石崖新近搭起来的小茅屋。屋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他起初以为她就是他跳舞时吻过的那个塾师的女儿安妮特，但是她不是

安妮特。他相信他以前看见过她——可能就是那天晚上他参加因特尔拉根的射击比赛后回家时，在格林达瓦尔得见过的。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问。

“我就住在这儿呀!”她说。“我在这儿看羊!”

“羊！羊在什么地方吃草呢？这儿只有雪和石头呀!”

“你知道的东西倒是不少!”她说，同时大笑起来。“在我们后面更低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牧场。我的羊儿就在那里！我才会看羊呢。我从来没有丢过一只。我的东西永远就是我的。”

“你的胆子真大!”洛狄说。

“你的胆子可也不小呀!”她回答说。

“请给我一点奶喝好不好——假如你有的话。我现在渴得难受!”

“我有比牛奶还好的东西,”她说。“你可以喝一点！昨天有几个旅客带着向导住在这里，他们留下半瓶酒没有带走。这种酒恐怕你从来没有尝过。他们不会再回来取的,我也不会喝酒。你拿去喝吧!”

于是她就把酒取出来,倒在一个木杯里,递给洛狄。

“真是好酒！”他说。“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使人温暖的烈酒！”

他的眼睛射出光彩。他全身有一种活泼愉快的感觉，好象他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似的。他充满了一种活跃的新的生命力。

“她一定是塾师的女儿安妮特！”他大声说。“给我一个吻吧！”

“那么请你把你手上的这个漂亮的戒指给我吧！”

“我的订婚戒指？”

“是的，就是这个戒指。”女子说。

于是她又倒了满满一杯酒。她把这酒托到他的嘴唇边。他喝了。愉快的感觉似乎流进他的血管。他似乎觉得整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他为什么要使自己苦恼呢？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的快乐和享受而存在的呀。生命的河流就是幸福的河流。让它把你托起，让它把你带走——这就是幸福。他望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是安妮特，同时也不是安妮特；但是她更不象他在格林达瓦尔得附近见到过的那个所谓“鬼怪”。这个山中姑娘新鲜得象刚下的雪，娇艳得象盛开的石南，活泼得象一只羔羊。不过她仍然是由亚



当的肋骨造成的——一个象洛狄自己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他用双手搂着她，望着她那对清亮得出奇的眼睛。他望了不过一秒钟，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用语言把这一秒钟形容出来呢？不知道是妖精还是死神控制了他的整个身体，他被高高地托起来了，他也可以说是坠进一个阴惨的、深沉的冰罅，而且越坠越深。他看见象深绿色的玻璃一样明亮

的冰墙。他的周围是一些张着口的无底深渊。滴水象钟声一样响,象珠子一样亮,象淡蓝色的火焰一样发光。冰姑娘吻了他。这一吻使他全身打了一个寒颤。他发出一个痛楚的叫声，从她手中挣脱,蹒跚了几步,接着便倒下来了。他的眼睛面前是漆黑一团,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把眼睛睁开了。妖魔开了他一个玩笑。

阿尔卑士山的姑娘不见了，那个避风雨的茅屋也不见了。水从光秃的石头上滚下来；四周是一片雪地。洛狄冻得发抖。他全身都湿透了；他的戒指——巴贝德给他的那个订婚戒指——也不见了。他的猎枪躺在他旁边的雪地上。他把它拿起来,放了一枪,但是放不响。潮湿的云块象大堆积雪似的填满了深渊。昏迷之神就坐在这儿，等待着那些不幸的牺牲者。她下边的深渊里起了一阵响声。这声音听起来好象有一堆石头在坠落，并且在摧毁着任何挡住它的东西。

巴贝德坐在磨坊里哭。洛狄已经有六天没有去了。这一次本是他错，他应该向她告罪——因为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13. 在磨坊主的家里

“那些人也真够胡闹!”客厅的猫对厨房的猫说。“巴贝德和洛狄又分开了。她在哭，但他一点也不想她。”

“我不喜欢这种态度。”厨房的猫说。

“我也不喜欢这种态度,”客厅的猫说。“但是我也并不为这件事难过。巴贝德可以找那个络腮胡子做爱人呀。这人自从那次想爬上屋顶以后，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妖魔鬼气在我们的身里身外耍他们的诡计。洛狄知道这一点，而且还在这事情上动过脑筋。他在山顶上所遇见的和经历的是什么呢？是妖精吗，是发热时所看见的幻象吗？他以前从来没有发过热，害过病。他埋怨巴贝德的时候，也同时问了一下他自己的良心。他回忆了一下那次野猎，那次狂暴的“浮恩”。他敢把自己的思想——那些一受到诱惑就可以变成行动的思想——向巴贝德坦白出来吗?他把她的戒指丢掉了;当然,她正因为他丢掉了戒指才重新得到了他。她也能对他坦白吗？他一想到她，就觉得自己的心要爆炸。他记起许多事情。他记起她是一个快乐、欢笑、活泼的孩子;他记起她对他所讲的那些甜蜜的话。她的

那些知心话现在象阳光一样射进他的心坎。于是巴贝德使他心中充满了阳光。

她得对他坦白；她应该这样做。

因此他到磨坊去。她坦白了。坦白是以一个吻开始，以洛狄承认错误结束的。洛狄的错误是：他居然怀疑起巴贝德的忠诚来——他实在太坏了！他的不信任和鲁莽的行动，可能会同时引起两个人的痛苦。的确，结果一定会是这



样！巴贝德教训了他一顿——她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她做才恰当。但是洛狄有一点是对的：干妈的侄子是一个牛皮大王。她要把他送给她的书全都烧掉。她不愿保留任何可以使她记起他的纪念品。

“他们现在又和好了，”客厅的猫说。“洛狄又到这儿来了。他们彼此了解。他们把这叫做最大的幸福。”

“昨天晚上，”厨房的猫说，“我听到耗子说，最大的幸福是吃蜡烛油，是饱吃一顿臭腊肉。现在我们信谁的话好呢——耗子还是这对恋人？”

“谁的话也不要相信！”客厅的猫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洛狄和巴贝德的最大的幸福——大家所谓的最快乐的一天——举行婚礼的一天，快要来临了。

但是婚礼却不在贝克斯的教堂里或磨坊里举行。巴贝德的干妈希望干女儿到她的家里去结婚；婚礼将在蒙特鲁的一个美丽的小教堂里举行。磨坊主也坚持要这样办，因为他知道干妈会送些什么东西给这对新婚夫妇。为了那件她要送的结婚礼物，他们应该表示某种的迁就。日期已经定了。在结婚前夜，他们得到维也奴乌去，然后在第二天大

清晨再乘船赴蒙特鲁。这样，干妈的几个女儿可以有时间把新娘打扮一番。

“我想改天他们会在家里再补行一次婚礼吧？”客厅的猫说。“如果不这样办的话，我可要对这整个的事儿喵几声啦。”

“这里将有一个宴会！”厨房的猫说。“鸭子也杀了，鸽子也扼死了，墙上还挂着一只整鹿。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口里就不禁流出涎水来。他们明天就要动身了。”

的确，明天就要动身！这一天晚上，洛狄和巴贝德作为一对订了婚的情人，最后一次坐在磨坊主的家里。

在外面，阿尔卑士山上现出一片红霞。暮钟敲起来了。太阳的女儿们唱着：“但愿一切都好！”

14. 夜里的梦幻

太阳下落了；云块低垂在高山之间，垂在伦河的盆地上。风从南方吹来——从非洲吹来。它象“浮恩”似地拂过阿尔卑士山，把这些云块撕成碎片。当它扫过去的时候，空中就有片刻的沉寂。疏疏落落的云块在多树的山中，在奔流的伦河上，现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它们象原始世界的海

怪，象空中的飞鹰，象沼地里跳跃着的青蛙。它们落到奔流的河上，象在河上行驶，但同时又象浮在空中。河水卷着一棵连根拔起的松树在向下流；树的周围，一串一串的漩涡在转动。这是昏迷之神和她的姊妹们在泡沫上跳着旋舞。月亮把山峰上的积雪、黑森林和奇形的白云照得透明。这是夜间的幻景，大自然的精灵，山上的居民都可以在窗里望见。这些幻象在冰姑娘面前成队地浮现过去。冰姑娘是刚从冰宫里走出来的；她正坐在一条摇摆的船上——那棵连根拔起的松树。冰河的水载着她向下流，向广阔的湖流。

“参加婚礼的客人都到来了！”这是空中和水里同时发出的一个吟唱声。

外面是幻景，里面也是幻景。巴贝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跟洛狄似乎已经结婚了好几年。他正在外面猎取羚羊，把她留在家里。那个年轻的、长了一脸黄络腮胡子的英国人坐在她身边。他的眼睛充满了热情；他的话语富有魔力。所以当他向她伸出手来的时候，她就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走。他们离开家，一直往下走！巴贝德觉得心中压着一件东西——越压越重。她在做一桩对不起洛狄的事情——



一桩对不起上帝的事情。这时她忽然发现她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她的衣服被荆棘撕破了,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她悲哀地抬起头来，看见洛狄坐在一个崖石的边缘上。她把手伸向他，但她既不敢求他,也不敢喊他。事实上,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马上发现这并不是洛狄。这不过是挂在一根爬山杖上的猎衣和帽子——一般猎人拿来欺骗羚羊的伪装。在极度的痛苦中，巴贝德呼号着说:

“啊，我希望在我最快乐的那一天——我结婚的那一天——死去！上帝，我的上帝！这才是幸福！我和洛狄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也莫过于此！各人的将来，谁知道呢！”

于是她怀着一种怀疑上帝的失望心情投到一个深渊里去。一根线似乎断了。山中发出一个悲哀的回音！

巴贝德醒来了；梦也完了，消逝了。不过她知道，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了几个月不曾见过或想过的那个英国年轻人。她不知道他是不是仍住在蒙特鲁，会不会来参加她的婚礼。她的小嘴上有了暗影；她的眉毛起了皱纹。但是不一会儿她露出一个微笑；她的眼睛射出光辉。太阳在明朗地照着。明天是她和洛狄举行婚礼的日子。

当她走下楼的时候，洛狄已经来到客厅里了。他们立刻就动身到维也奴乌去。他们两人非常快乐；磨坊主也一样。他在愉快地笑。他是一个好父亲，一个正直的人。

“我们现在是家里的主人了！”客厅的猫说。

15. 结　尾

这三个快乐的人来到维也奴乌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他们随即坐下来吃晚饭。磨坊主衔着烟斗坐在靠椅上打起盹

来。这对订了婚的情人手挽着手走出城,沿着公路,在深绿的湖边，在长着绿色灌木林的石崖下漫步。清亮的湖水映着阴森的犀永石牢的灰墙和高塔。那个长着三棵槐树的小岛就在近旁；它看起来象浮在湖上的花束。

“那上面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巴贝德说。

她怀着渴望的心情想到岛上去看一下。她的这个要求马上就实现了，因为岸旁泊着一条小船。把系着它的绳子解开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不须向任何人请求许可，因为旁边并没有什么人。他们直截了当地跳上船，因为洛狄本人就是一个划船的能手。

船桨象鱼鳍似地分开柔顺的水——那么柔顺，但同时又那么坚韧。这水有一个能负得起重担的背，同时也有一张能吞没一切的嘴——一张温柔、微笑、安静但同时又非常可怕、凶残的嘴。船走过后留下一条满是泡沫的水痕。他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小岛，接着他们就走上去。岛上恰恰只有够他们两人跳舞的空间。

洛狄和巴贝德跳了两三次旋舞，然后就在低垂的槐树下的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他们手挽着手,彼此情意绵绵地望着。落日的晚霞照在他们身上。山上的松林，象盛开的石

南一样，染上了一层紫丁香的色彩。树林的尽头冒出一堆巨石。石头射出亮光，好象石山是一个透明的整体。天上的云块象燃烧着的火，整个的湖象一片羞红的玫瑰花瓣。当黄昏的阴影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沙伏依州的那些雪山就显出深蓝的颜色。不过最高的峰顶仍然象红色的火山熔岩那样发亮，并且这一瞬间，还似乎反映出那山峰当初由熔岩形成、还未冷却时的那种景象。洛狄和巴贝德都承认他们以前在阿尔卑士山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落日。那座积雪的当·丢·密底山射出光辉，象刚升到地平线上的满月。

“这样美的景致！这样多的幸福！”他们两人齐声说。

“这个世界再也贡献不出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洛狄说。“这样的一晚简直比得上整个的一生！我有多少次象现在一样，深深地感到幸福。我曾经想过：即使我现在失去了一切，我仍然可以说是幸福地过了一生！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世界啊！这一天过去，另外一天又到来，而这新的一天似乎比过去的一天还要美丽！巴贝德，我们的上帝真太好了！”

“我从心的深处感到幸福！”她说。

“这个世界再也不能给我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洛狄大声说。

暮钟从沙伏依州的山上，从瑞士的山上飘来。深蓝色的尤拉山罩着金色的光圈，耸立在西边的地平线上。

“愿上帝赐给你一切最光明、最美好的东西！”巴贝德低声说。

“上帝会的！”洛狄说。“明天我就会得到这些东西了。明天你就完全是我的——我的美丽的、可爱的妻子！”

“船！”巴贝德忽然叫起来。

他们要划回去的那条小船已经松开，从这小岛上飘走了。

“我要去把它弄回来！”洛狄说。

他把上衣扔到一边，脱下靴子，然后跳进湖中，使劲地向船游去。

山上冰河流出清亮的、深绿色的水，这水又深又冷。洛狄向水底望去。他只望了一眼，但是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闪光的金戒指。这使他记起了他失去的那个订婚戒指。现在这个戒指越变越大，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圆圈。圆圈里现出一条明亮的冰河。河的两边全是一些张着大口的深渊，水滴进去时象钟声一样地发响，同时射出一种淡蓝色的火焰。在一瞬间的工夫，他看到了我们需用许多话才能说



清楚的东西。

深渊里有许多死去的年轻猎人、年轻女子、男人和女

人;他们象活人似的站着;他们都是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坠落下去的。他们睁着眼睛，他们的嘴唇发出微笑。在他们下面,响起了一片从沉沦了的城市的教堂里所发出的钟声,教堂屋顶下跪着做礼拜的人。冰柱成了风琴的管子，激流变成了音乐。冰姑娘就坐在这一切下面的清亮而透明的地上。她向洛狄伸出手来，在他的脚上吻了一下。于是一种死的冷气象电流似的透过他的全身——这是冰,也是火:当一个人突然接触到这两种东西的时候，他很难辨别出到底是哪一种。

“你是我的！我的!”他的身里身外都有这个声音。“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吻过你,在你的嘴上吻过你。现在我又在你的脚趾和脚跟上吻你！你完全是属于我的!”

于是他在这清亮的蓝水底下不见了。

四周是一片沉寂。教堂的钟声没有了。它最后的回音也跟暮云的影子一齐消逝了。

“你是属于我的!”冰底下的一个声音说。“你是属于我的!”高处的一个声音说，太空的一个声音说。

从这个爱情飞到那个爱情，从人间飞到天上——多么美啊!

一根生命的线断了；周围发出一片哀悼的声音。死神的一个冰吻夺去了凡人的生命。人生的前奏曲，在人生的戏剧还没有开演以前，就已经结束了。噪音在大自然的和谐音乐中被融化了。

你能把这叫做一个悲哀的故事吗？

可怜的巴贝德！这对她说来真是一个悲恸的时刻！那条船越浮越远。陆地上谁也不知道这对快要结婚的恋人到这小岛上来了。黄昏在逼近，云块在凝集，夜幕在下垂。孤零零的她，在失望中哭起来了。暴风雨在酝酿。闪电在不停地掣动，把尤拉群山，把整个的瑞士，把沙伏依州都照亮了。闪电在各方面掣动，每隔几分钟就引起一次霹雳声。闪电的强光有时象正午的太阳一样明亮，把每根葡萄梗都照耀出来；但是不一会儿，一切又变得漆黑一团。闪电以叉子、指环和波浪的形状向湖里射来，把周围照得透明。轰轰的雷声同时在四周的山上引起一片回音。岸上的人早已把船只拖到岸边泊好。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急忙去寻找栖身的地方。雨开始倾盆地下降。

“在这阵暴风雨中，洛狄和巴贝德在什么地方呢？”磨坊主问。

巴贝德正合着手坐着，把头搁在膝上。经过一阵痛苦、呼号和流泪后，她再也没有气力了。

“他躺在深沉的水里，”她对自己说，“他象躺在冰河底下似地躺在水里。”

这时她想起了洛狄说过的话：他的母亲怎样死去，他自己怎样得救，他怎样象一具死尸似地被人从冰河的深渊里抱起来。

“冰姑娘又把他捉去了！”

一阵闪电象阳光似的照在白雪上。巴贝德跳起来。整个的湖这时就象一条明亮的冰河。冰姑娘站在那上面，样子很庄严，身上射出一股淡蓝色的光。洛狄就躺在她的脚下。

“他是我的！”她说。接着周围又是漆黑一团和倾盆大雨。

“多残酷啊！”巴贝德呻吟着说。“他为什么刚刚在我们的幸福快要到来的时刻死去呢？啊，上帝啊，请您解释一下吧！请您开导我的心吧！我不懂得您的用意，我在您的威力和智慧之中找不出线索！”

于是上帝指点了她。一个记忆，一线慈悲的光，她头天

晚上所做的梦——这一切全都在她的心里闪过去了。她记起了她自己所讲的话，她自己和洛狄所希望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我真可怜！难道这是因为我心中有罪恶的种子吗?难道我的梦就是我的未来生活的缩影吗？难道未来生活的线索必须折断，我才能消罪吗？我是多么可怜啊!”

她坐在这漆黑的夜里,呜咽起来。在深沉的静寂中,她似乎听到了洛狄的话语——他在这世界上最后所说的话语:“这世界不能再给我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这话是在最快乐的时候讲的；现在它在悲哀的心里发出了回音。

好几年过去了。这湖在微笑；湖岸也在微笑。葡萄树结着累累的果实。挂着双帆的游艇象蝴蝶似地在平静如镜的水上行驶;犀永石牢后面已经开出一条铁路,深深地伸进伦河两岸。每到一站,就有许多陌生人下来。他们带着精装的红色游览指南，研究着哪些风景区他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参观犀永狱，同时看到了那个长着三棵槐树的小岛。他们在游览指南中读到关于那对新婚夫妇的故事：这对年轻人怎样在一八五六年的一个晚上划过去,新郎怎样失踪,岸

上的人怎样在第二天早晨才听到新娘的失望的呼声。

不过这些游览指南没有谈到巴贝德在父亲家里所过的安静生活——这当然不是指磨坊，因为那里面已经住着别的人了。她是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座美丽的房子里。她有许多晚上常常在窗前向栗树后边的雪山凝望。洛狄常常就喜欢在这些山上走来走去。在黄昏的时候，她可以看到阿尔卑士山的晚霞。太阳的女儿们就住在那里。她们还在唱出关于旅人的歌：旋风怎样吹掉他们的外衣，怎样把这衣服抢走，但是却抢走不了穿这衣服的人。

山中的雪地上闪着一丝淡红的光。深藏着思想的每一颗心中也闪着一丝淡红的光："上帝对我们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不过上帝从来不象在梦中告诉巴贝德那样把理由告诉我们。

译 后 记

演木偶戏的人（Marionetspilleren）发表于一八五一年。两兄弟（To Brødre）发表于一八五九年。古教堂的钟（Den gamle Kirkekloke）发表于一八六二年，实际上是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的。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Tolv med Posten），甲虫（Skarnbassen），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Hvad Fatter giør, det er altid det Rigtige），雪人（Sneemanden），在养鸭场里（I Andegaardn）和新世纪的女神（Det nye Aarhundredes Musa）都发表于一八六一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二集里。冰姑娘（Iisjom-frueu）发表于一八六二年，但是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里就出版了。

在这几篇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徒生在用童话的形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散文、故事和游记式的中篇小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他歌颂那些出身寒微而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人（如两兄弟和古

教堂的钟)，那些感情纯朴的乡下人(如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和新的世界(如新世纪的女神)。在冰姑娘中他开始表示对于“上帝”的怀疑。每当他对于人生感到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就求助于那个他认为代表“真理”和“爱”的“上帝”。在这里“上帝”显然没有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这篇作品中隐隐地露出他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冰　姑　娘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88,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9　　定价：0.49 元

书　号：10188 · 39

定　价：　0.49 元